

金上甄貞然索漢等蓋中朝齊



全後漢文卷十七

烏程嚴可均校輯

鮑永

永字君長上黨屯留人司隸校尉鮑宣子爲郡功曹莽時舉秀才不應更始二年徵再遷尙書僕射行大將軍事持節安集河東并州朔部封中陽侯更始敗歿爲發喪罷兵來降拜諫議大夫出爲魯郡太守封關內侯遷揚州牧母憂去官建武十六年徵爲司隸校尉十五年遷東海相拜兗州牧卒官

奏劾趙王良

今月二十七日車駕臨故中郎將來歛喪還車駕過須臾趙王良從後到與右中郎將張邯相逢城門中道迫狹叱邯旋車又召候岑尊詰責使前走數十步按良諸侯藩臣蒙恩入侍知尊帝城門候吏六百石而肆意加怒令叩頭都道奔走馬頭前無藩臣之禮

大不敬也後漢鮑永傳注引東觀記

鮑昱字文淵永子建武初試守高都長後為泚陽長再遷中元初

拜司隸校尉永平中坐事免後拜汝南太守十七年代王敏為

司徒建初四年代牟融為太尉六年卒年七十餘

對災眚問蘇林傳十五羊豎東執時交州外卒官

臣聞聖人理國三年有成今陛下始踐天位刑政未著如知失得

何能致異但臣前在汝南典理楚事繫者千餘人恐未能盡當其

罪先帝詔言大獄一起冤者過半又諸徙者骨肉分離孤魂不祀

袁宏紀此下有骸骨流離死生被毒一人呼嗟王政為虧宜一切還諸徙家屬蠲除

禁錮與滅繼絕生死獲所如此和氣可致後漢鮑永附傳又見袁宏後漢紀十一有小異

救耿恭關寵議

今使人于危難之地急而棄之外則縱蠻夷之暴內則傷死難之

大四百六十二

小四十六

臣誠合權時後無邊事可也匈奴如復犯塞為寇陛下將何已使

將又二部兵人裁各數十匈奴圍之歷旬不下是其寡弱盡力之

效也袁宏紀此下有兵家先名後實可合敦煌酒泉太守各將精騎二千多其幡

幟倍道兼行已赴其急匈奴疲極之兵必不敢當四十日閒足還

入塞後漢耿恭傳又見袁宏後漢紀十與此小異

鮑德

德昱子永元初為黃門侍郎出為南陽太守徵拜大司農

說竇憲弟夏陽侯瓌

陳寵奉事先帝深見納任故久留臺閣賞賜有殊今不蒙忠能之

賞而計幾微之故誠傷輔政容貸之德後漢陳寵傳章帝崩竇憲常銜寵乃白太后典喪事

欲因過中之德素敬寵說夏陽侯瓌

歐陽歙

歙字王思樂安千乘人莽時為長社宰更始即位已為原武令

遷河南都尉行太守事建武初爲河南尹封被陽侯尋拜揚州
牧遷汝南太守更封夜侯十五年代韓歆爲大司徒坐汝南臧
罪發死獄中

下教論繇延功

西部督郵繇延天資忠貞稟性公方典部折衝摧破姦雄不嚴而
理書曰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蓋舉善曰教則不能者勸今與眾儒

共論延功顯之于朝太守敬嘉厥休牛酒曰養德

袁宏後漢紀七
又略見後漢郵

惲傳風俗
通並刪節

郵惲

惲字君章汝南西平人莽時曰上書繫獄會赦得免建武中積
弩將軍傅俊請爲將兵長史後歸爲縣門下掾病去又爲郡功
曹去客江夏郡舉孝廉爲上東城門候後爲梁合遷長沙太守
坐事左轉芒長尋免

上書王莽

臣聞天地重其人惜其物故運機衡垂日月含元包一甄陶品類
顯表紀世圖錄豫設漢歷久長孔為赤制不使愚惑殘人亂時智
者順曰成德愚者逆曰取害神器有命不可虛獲上天垂戒欲悟
陛下合就臣位轉禍為福劉氏享天永命陛下順節盛衰取之曰
天還之曰天可謂知命矣若不早圖是不免于竊位也且堯舜不
曰天顯白與故禪天下陛下何貪非天顯曰自累也天為陛下嚴
父臣為陛下孝子父教不可廢子諫不可拒惟陛下留神後漢鄧
擘傳

因廢郭后上書

臣聞夫婦之間父不能得之于子君不能得之于臣況臣欲得之
于君乎是臣所不敢也雖然願陛下念其不可勿亂人倫使天下

有議社稷者

袁宏後
漢紀七

上書諫獵

昔文王不敢盤游于田，曰：萬民惟正，陛下既游獵山林，夜曰：繼晷

其如社稷宗廟，何暴虎馮河，可為至戒。小臣所竊憂也。袁宏後漢紀七又見

後漢鄧暉傳有小異

說遂竝

當今上天垂象，智者曰昌，愚者曰亡。昔伊尹自鬻輔商，立功全人

暉竊不遜，敢希伊尹之蹤，應天人之變，明府儻不疑逆，俾承天德

後漢鄧暉傳

諫傳俊

昔文王不忍露白骨，武王不曰：天下易一人之命，故能獲天地之

應，剝商如林之旅，將軍如何不師法文王而犯逆天地之禁，多傷

人，害物虐及枯尸，取罪神明，今不謝天改政，無曰：全命願將軍親

率士卒收傷，葬死哭所殘，暴曰：明非將軍本意也。後漢鄧暉傳

說太子

大四百四十九
小三十九

久處疑位上違孝道下近危殆昔高宗明君吉甫賢臣及有繼介
放逐孝子春秋之義母曰子貴太子宜因左右及諸皇子引愆退
身奉養母氏曰明聖教不背所生

後漢
邱惲傳

誓眾

無掩人不備窮人于厄不得斷人支體裸人形骸放淫婦女

後漢
邱惲

傳

朱勃

勃字叔陽扶風平陵人莽時試守渭城宰建武中為雲陽令去
官有集二卷

詣闕上書理馬援

臣聞王德聖政不忘人之功採其一美不求備于眾故高祖赦蒯
通而呂王禮葬田橫大臣曠然咸不自疑夫大將在外讒言在內
微過輒記大功不計誠為國之所慎也故章邯畏口而奔楚燕將

據聊而不下豈其甘心未規哉悼巧言之傷類也竊見故伏波將
 軍新息侯馬援曰四年冬始歸正朔當此之時虜述矯號于益州
 隗囂擁兵于隴冀豪傑盱眙且自為政援拔自西州欽慕聖義聞
 關險難觸冒萬死孤立羣貴之間傍無一言之佐馳深淵入虎口
 豈顧計哉寧自知當要七郡之使徼封侯之福邪八年車駕西討
 隗囂國計狐疑眾營未集援建宜進之策卒破西州隗囂克定援
 有力焉及吳漢下隴冀路斷隔豪強叛城酋羌殺吏二語從書鈔
一百五十六

引東觀

唯獨狄道為國堅守士民飢困乃噉弩煮履

此語從書鈔補梅鼎祚文

紀別收東觀記一條題云救狄道策列于理馬援書之後實即此書之約文

寄命漏刻援奉詔西使鎮

慰邊眾乃奮不顧身閒關山谷之中揮戈先零之野招集豪傑曉

誘羌戎謀如涌泉執如轉規

文選王仲宣誄注引作轉圓

遂救倒懸之急存幾

亡之城兵全師進因糧敵人隴冀略平而獨守空郡兵動有功師

進輒克誅鉏先零緣入山谷猛怒力戰飛矢貫脛徵在虎賁則有

大五百

小七十七

忠策嘉謀于國又出征交阯土多瘴氣援與妻子生訣無悔吝之心遂斬滅徵側克平一州使王府納越裳之貢邊境無兵革之憂閒復南討立陷臨鄉師已有業未竟而死吏士離疫援不獨存夫戰或曰久而立功或曰速而致敗深入未必爲得不進未必爲非人情豈樂久屯絕地不生歸哉惟援得事朝廷二十二年北出塞漠南渡江海觸冒害氣僵死軍中名滅爵絕國土不傳海內不知其過眾庶未聞其罪卒遇三夫之言橫被誣罔之讒家屬杜門葬不歸墓怨隙竝興宗親怖慄死者不能自明生者莫爲之訟臣竊傷之夫明主醜于用賞約于用刑高祖嘗與陳平金四萬斤呂閒楚軍不問出入所爲豈復疑呂錢穀閒哉夫操孔父之忠而不能自免于讒此鄒陽之所悲也詩云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此言欲令上天而平其惡惟陛下畱思豎儒之言無使功臣懷恨黃泉臣聞春秋之義罪已功除聖

王之祀臣有五義若援所謂曰死勤事者也願下公卿平援功罪

宜絕宜續曰厭海內之望臣年已六十常伏田里竊感樂布哭彭

越之義冒陳悲憤戰慄闕庭後漢馬援傳袁宏後漢紀八

飛鳥時衡馬驚觸虎物類相生亦無不有文選赭白馬賦注引東觀漢記案朱勃理馬

援書范書袁紀各有刪節今合錄之復據東觀記補足三語此又其佚文也

馬援

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莽時為郡督郵坐事亡命遇赦辟衛將

軍王林府拜新城大尹莽敗去郡避地涼州隗囂曰為綏德將

軍建武四年奉使洛陽曰為待詔歷太中大夫隴西太守虎賁

中郎將拜伏波將軍封新息侯二十五年擊五溪蠻卒于軍為

梁松所陷追收侯印建初三年追諡曰忠成侯

上銅馬式表

夫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馬者甲兵之本國之大用安寧則曰

大五百五十七
小六十一

別尊卑之序有變則曰濟遠近之難昔有騏驥一日千里伯樂見之昭然不惑近世有西河子輿亦明相法子輿傳西河儀長孺長孺傳茂陵丁君都君都傳成紀楊子阿臣援嘗師事子阿受相馬骨法考之于行事輒有驗効臣愚曰為傳聞不如親見視景不如察形今欲形之于生馬則骨法難備具又不可傳之于後孝武皇帝時善相馬者東門京鑄作銅馬法獻之有詔立馬于魯班門外則更名魯班門曰金馬門臣謹依儀氏鞞中帛氏口齒謝氏脣鬚下氏身中備此數家骨相曰為法馬高三尺五寸圍四尺四寸

傳

後漢馬援

銅馬相法

水火欲分明

水火在鼻兩孔間也

上脣欲急而方口中欲紅而有光此馬千里

領下欲深下脣欲緩牙欲前向牙去齒一寸則四百里牙劍鋒

則千里目欲滿而澤腹欲充賺欲小肋欲長懸薄欲厚而緩

懸薄股也

脇堂欲平滿汗溝欲深長而膝本欲起肘腋欲開膝欲方蹄欲厚

三寸堅如石鬢欲戴中骨高三寸鬢中骨也頰欲開而膺下欲廣一尺

已上能久走鞅欲方頸前胸欲直而出臑骨前肩欲開望視之如雙

鳧後漢馬援傳注御覽八百九十六

上疏言隗囂

臣援自念歸身聖朝奉事陛下本無公輔三言之薦左右為容之

助臣不自陳陛下何因聞之夫居前不能令人輕居後不能令人

軒與人怨不能為人患臣所恥也故敢觸冒罪忌昧死陳誠臣與

隗囂本實交友初囂袁宏紀作臣與囂往為知交今聞與遣臣東

謂臣曰本欲為漢願足下往觀之袁宏紀作僕北面稱臣加已于

汝意可即專心矣及臣還反報曰赤心實欲導之手善非敢譎曰

非義而囂自挾姦心盜憎主人怨毒之情遂歸于臣臣欲不言則

無已上聞袁宏紀作盜憎主人反欲歸怨于願聽詣行在所極陳

滅囂之術得空匈腹申愚策退就隴畝

袁宏紀作然後退就隴畝飯蔬飲水隨四民之職

死無所恨

後漢馬援傳又見袁宏後漢紀五各有刪節

上疏言破羌已西不可棄

亢吾已西數十里一城城皆完堅舊制置塞因山阻海其蹊徑輒

有候尉故虜不得妄動即棄亢吾已西北為殖養虜根內自迫促

宜及兵威疾往除之金城諸縣皆田地肥美灌溉流通自有本民

易還充實誠不宜有所斷棄若二郡平定流民還本業不復為國

家憂

袁宏後漢紀六

破羌已西城多完牢易可依固其田土肥壤灌溉流通如今羌在

湟中則為害不休不可棄也

後漢馬援傳即前疏之約文

上書請復鑄五銖錢

富國之本在于食貨宜如舊鑄五銖錢

晉書食貨志

擊尋陽山賊上書

除其竹木譬如嬰兒頭多蟣蝨而刺之蕩蕩然蟣蝨無所復依御覽

九百五十一
引東觀漢記

上書請正印文

臣所假伏波將軍印書伏字犬外嚮成皋合印皋字為白下羊丞
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即一縣長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
正者多符印所已為信也所宜齊同薦曉古文字者事下大司空
正郡國印章後漢馬援傳注
引東觀漢記
至荔浦見冬筍名曰苞筍上言

禹貢厥包橘柚疑謂是也其味美于春夏筍聚珍本東
觀漢記

征交阯上言

從菴洽出賁古擊益州臣所將駱越萬餘人便習戰鬪者二千兵
曰上弦毒矢利曰敷發矢注如雨所中輒死愚曰行兵此道最便
蓋承藉水利用為神捷也水經葉
榆水注

大四百一十二
小九十七

將入九真上言

臣謹與交阯精兵萬二千人與大兵合一萬人船車大小二千艘

自入交阯于今為盛

水經葉榆水注

平交阯上言

太守蘇定張眼視錢瞞眼討賊怯于戰功宜加切勅

東觀漢記 聚珍本

奏請分西于縣

西于縣戶有三萬二千遠界去庭千餘里請分為封溪望海二縣

後漢馬援傳

與隗囂將楊廣書

春卿無恙

楊廣字春卿

前別冀南寂無音驛援還長安因畱上林竊見

四海已定兆民同情而季孟閉拒背畔

隗囂字季孟

為天下表的常懼

海內切齒思相屠裂故遺書戀戀已致惻隱之計乃聞季孟歸罪

于援而納王游翁詔邪之說

王元字游翁

自謂函谷已西舉足可定已

今而觀竟何如邪援閒至河內過存伯春

器子恂字伯春

見其奴吉從西

方還說伯春小弟仲舒望見吉欲問伯春無它否竟不能言曉夕

號泣婉轉塵中又說其家悲愁之狀不可言也夫怨讐可刺不可

毀援聞之不自知泣下也援素知季孟孝愛曾閔不過夫孝于其

親豈不慈于其子可有子抱三木而跳梁妄作自同分羹之事乎

季孟平生自言所曰擁兵眾者欲曰保全父母之國而完墳墓也

又言苟厚士大夫而已而今所欲全者將破亡之所欲完者將毀

傷之所欲厚者將反薄之季孟嘗折愧于陽而不受其爵今更共

陸陸欲往附之將難為顏乎若復責曰重質當安從得子主給是

哉往時于陽獨欲曰王相待而春卿拒之今者歸老更欲低頭與

小兒曹共槽楯而食併肩側身于怨家之朝乎男兒溺死何傷而

拘游哉今國家待春卿意深宜使牛孺卿與諸耆老大人共說季

孟若計畫不從真可引嶺去矣前披輿地圖見天下郡國百有六

所奈何欲已區區二邦已當諸夏百有四乎春卿事季孟外有君
臣之義內有朋友之道言君臣邪固當諫爭語朋友邪應有切磋
豈有知其無成而但萎媵咋舌又手從族乎及今成計殊尙善也
過是欲少味矣且來君叔天下信士朝廷重之其意依依常獨爲
西州言援商朝廷尤欲立信于此必不負約援不得久畱願急賜

報後漢馬援傳

車丞相高祖園寢郎一月九遷爲丞相者知武帝恨誅衛太子

書訟之

文選□□□□□□
注引東觀漢記

誠兄子嚴敦書

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而口不可得言也
好論議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
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已復言者施衿結褵申父母之戒
欲使汝曹不忘之耳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

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為謹敎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訖今季良尚未可知郡將下車輒切齒州郡曰為言吾常為寒心是曰不願子孫效也

後漢馬援傳又見袁宏後漢紀七藝文類聚二十三

銅柱銘

漢建武十八年平徵側于龍編樹銅柱于象浦其銘曰金人汗出

鐵馬蹄堅子孫相連九九百年

馬希範溪州銅柱記

馬廖

廖字敬平援子少呂父任為郎永平中呂皇后兄拜羽林左監進虎賁中郎將章帝即位遷衛尉建初四年封順陽侯呂特進就第永元四年卒諡曰哀侯

上明德太后疏

臣案前世詔令已百姓不足起于世尚奢靡故元帝罷服官戎帝御浣衣哀帝去樂府然而侈費不息至于衰亂者百姓從行不從言也夫改政移風必有其本傳曰吳王好劍客百姓多創瘢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長安語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斯言如戲有切事實前下制度未幾後稍不行雖或吏不奉法良由慢起京師今陛下躬服厚繒斥去華飾素簡所安發自聖性此誠上合天心下順民望浩大之福莫尚于此陛下既已得之自然猶宜加呂勉勸法太宗之隆德戒成哀之不終易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誠令斯事一竟則四海誦德聲薰天地神明可通金石可勒而況于行仁心乎況于行令乎願置章坐側已當警人夜誦之音

後漢馬廖傳

馬防

防字江平東觀記作公平又作孝孫援第二子永平中為黃門侍郎章帝即

位遷中郎將城門校尉拜車騎將軍封潁陽侯已特進就第後

為光祿勳復遣就第永元中徙封翟鄉侯

奏上迎氣樂

上已大常樂丞鮑鄴等上樂事下車騎將軍馬防防奏言建初二

年七月鄴上言王者飲食必道順四時五味故有食舉之樂所已

順天地養神明求福應也移風易俗莫善于樂樂者天地之和不

可久廢今官雅樂獨有黃鍾而食舉已上九字從東觀記補樂但有太簇皆

不應月律恐傷氣類此句從東觀記補可作十二月均各應其月氣公卿

朝會得聞月律此二句從東觀記補乃能感天地和氣宜應明帝始令靈臺

六律候而未設其門樂經曰十二月行之所已宣氣豐物也月開

斗建之門而奏歌其律誠宜施行願與待詔嚴崇及能作樂氣者

共作治考工給所當詔下太常太常上言作樂器直錢百四十六

大五百六十六
小四十三

萬請太僕作成上奏寢今明詔下臣防臣輒問鄴及待詔知音律

者皆言聖人作樂所已宣氣致和順陰陽也臣愚已為可順上天

之明時因歲令王正東觀記作因歲首之嘉月發太族之律奏雅頌之音已立

太平已迎和氣其條貫甚備續漢律厓志上注補引辭瑩書後漢章紀注引東觀記又隋書音樂志下

牛弘等議引東觀書馬防傳

馬嚴

嚴字威卿援第二兄余之子建武中為郡督郵援卒後去居安

陵永平初明德皇后既立避嫌更徙北地後移居洛陽為將軍

長史章帝時拜侍御史中丞遷五官中郎將行長樂衛尉事出

為陳畱太守徵拜太中大夫遷將作大匠坐事免後不復仕永

元十年卒年八十二舉為武異異中曰祇赴不唯垂頭塞耳

日食上封事式合陳史太守惠典典不發奉事盛心然因而

臣聞日者眾陽之長食者陰侵之徵書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

之言王者代天官人也故考績黜陟曰明褒貶無功不黜明陰盛
陵陽臣伏見方今刺史太守專州典郡不務奉事盡心爲國而司
察偏阿取與自己同則舉爲尤異異則中曰刑法不卽垂頭塞耳
採取財賂今益州刺史朱輔揚州刺史倪說涼州刺史尹業等每
行考事輒有物故又選舉不實曾無貶坐是使臣下得作威福也
故事州郡所舉上奏司直察能否曰懲虛實今宜加防檢式遵前
制舊丞相御史親治職事唯丙吉曰年老優游不案吏罪于是宰
府習爲常俗更共罔養曰崇虛名或未曉其職便復遷徙誠非建
官賦祿之意宜勅正百司各責曰事州郡所舉必得其人若不如
言裁曰法令傳曰上德曰寬服民其次莫如猛故火烈則人望而
畏之水隤則人狎而翫之爲政者寬曰濟猛猛曰濟寬如此綏御
有體災眚消矣

後漢馬
嚴傳

上書求進女掖庭

臣叔父援孤恩不報而妻子特獲恩全戴仰陛下爲天爲父人情
既得不死便欲求福竊聞太子諸王妃匹未備援有三女大者十
五次者十四小者十三儀狀髮膚上中已上皆孝順小心婉靜有
禮願下相工簡其可否如有萬一援不朽于黃泉矣又援姑姊妹
竝爲成帝婕妤好葬于延陵臣嚴幸得蒙恩更生冀因緣先姑當充

後宮

後漢明德
馬皇后紀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正次普十四小許十五謝其選中百十五黃其魁小少敏輔育
 大後漢文卷十七終

大一百七十
 小一十

全後漢文卷十八

烏程嚴可均校輯

馬融

融字季長嚴第五子永初中大將軍鄧騭召爲舍人拜校書郎
又拜郎中在東觀十年不調自劾歸爲鄧太后所怒禁錮六年
安帝親政召還郎署復在講部出爲河閒王廩長召拜郎中順
帝卽位移病去爲郡功曹陽嘉中舉敦樸對策拜議郎大將軍
梁商表爲從事中郎轉武都太守桓帝時遷南郡太守曰忤梁
冀免官髡徙朔方自刺不殊遇赦復拜議郎重在東觀著述曰
病去官延熹九年卒于家年八十八有周易注十卷尙書注十
一卷毛詩注十卷周官注十二卷喪服經傳注一卷孝經注二
卷又儀禮注禮記注春秋三傳異同說論語注列女傳注老子
注淮南子注離騷注若干卷集九卷

琴賦

南齊書卷之八

惟梧桐

文選司馬彪詩注作倚梧

之所生在衡山之峻陂于是遨閒

文選酒德頌注作游

閑

公子中道失志居無室廬罔所息置

二語從酒德頌注補

孤煢特行懷閔

抱思昔師曠三奏而神物下降立鶴二八軒舞于庭何琴德之淡

哉

藝文類聚四十四文選司馬彪贈山濤詩注顏延之曲水詩序注劉伶酒德頌注

長笛賦

并序

融既博覽典雅精核數術又性好音律鼓琴吹笛而為督郵無畱事獨臥鄆平陽鄔中有雒客舍逆旅吹笛為氣出精列相和融去京師踰年蹙聞甚悲而樂之追慕王子淵枚乘劉伯康傅武仲等簫琴笙頌唯笛獨無故聊復備數作長笛頌其辭曰人我交書頌惟籊籊之奇生兮于終南之陰崖託九成之孤岑兮臨萬仞之石磯特箭橐而莖立兮獨聆風于極危秋潦漱其下趾兮冬雪揣封乎其枝巔根時之契別兮感迴飈而將頽夫其面旁則重巘增石

簡積頽砭兀婁犛鬻傾吳倚伏庠窳巧老港洞坑谷嶰壑滄峴峒
窳巖窳運衰穿浚岡連嶺屬林簫蔓荆森樛柞樸于是山水猥至
渟泐障潰頽淡洶流確投灑穴爭湍萃縈汨活澎濤波瀾鱗淪窳
隆詭戾瀉瀑噴沫犇遯碣突搖演其山動杙其根者歲五六而至
焉是已閔介無蹊人迹罕到猿雌晝吟鼯鼠夜叫寒熊振頷特麇
昏彭山雞晨羣埜雉晁雓求偶鳴子悲號長嘯由衍識道噍噍謹
譟經涉其左右眈眈其前後者無晝夜而息焉夫固危殆險巖之
所迫也眾哀集悲之所積也故其應清風也織末奮藉錚鏘營嗃
若絙瑟促柱號鐘高調于是放臣逐子棄妻離友彭胥伯奇哀姜
孝已攢乎下風收精注耳靈歎頽息招膺擗標泣血泣流交橫而
下通旦忘寐不能自禦于是乃使魯般宋翟構雲梯抗浮柱蹉纖
根跋籜縷膺隋陘腹陘阻逮乎其上匍匐伐取挑截本末規摹護
矩夔襄比律子壑協呂十二畢具黃鐘爲主橋揉斤械剗揆度擬

總硿墮墜程表朱裏定名曰笛曰觀賢士陳于東階八音俱起食
舉雍徹勸侑君子然後退理乎黃門之高廊重丘宋灌名師郭張
工人巧士肄業修聲于是遊閒公子暇豫王孫心樂五聲之和耳
比八音之調乃相與集乎其庭詳觀夫曲盾之繁會叢雜何其富
也紛葩爛漫誠可喜也波散廣衍實可異也掌距劫還又足怪也
啾咋嘈啐侶華羽兮絞灼激曰轉切震鬱怫曰憑怒兮眩矚駭曰
奮肆氣噴勃曰布覆兮乍踣蹠曰狼戾雷叩鍛之岌峇兮正瀏漂
曰風冽薄湊會而凌節兮馳趣期而赴躡爾乃聽聲類形狀侶流
水又象飛鴻汎濫溥漠浩浩洋洋長轡遠引旋復迴皇充屈鬱律
曠菌礫挾艷琅磊落駢田磅唐取予時適去就有方洪殺衰序希
數必當微風纖妙若存若亡蓋滯抗絕中息更裝奄忽滅沒眈然
復揚或乃聊慮固護專美擅工漂凌絲簧覆冒鼓鐘或乃植持縱
纏佻擬寬容簫管備舉金石竝隆無相奪倫曰宣八風律呂既和

哀聲五降曲終闕盡餘絃更興繁手累發密櫛疊重踟躕攢仄蜂
聚蟻同眾音猥積已送厥終然後少息暫怠雜弄閒奏易聽駭耳
有所搖演安翔馳蕩從容闡緩惆悵怨懟窳圖寘赦聿皇求索乍
近乍遠臨危自放若頽復反蚡縕蟠紆經宛蜿螭笏笏抑隱行入
諸變絞槩汨湟五音代轉按拏按臧遞相乘遭反商下徵每各異
善故聆曲引者觀法于節奏察變于句投已知禮制之不可踰越
焉聽遙弄者遙思于古昔虞志于怛惕已知長戚之不能閒居焉
故論記其義協比其象徬徨縱肆曠濆做罔老莊之概也溫直擾
毅孔孟之方也激朗清厲隨光之介也牢刺拂戾諸賁之氣也節
解句斷管商之制也條決續紛申韓之察也繁縟駱驛范蔡之說
也勞櫟銚愷皙龍之惠也上擬法于韶箛南籥中取度于白雪淶
水下采制于延露巴人是已尊卑都鄙賢愚勇懼魚鼈禽獸聞之
者莫不張耳鹿駭熊經鳥申鴟眎狼顧拊譟踴躍各得其齊人盈

所欲皆反中和曰美風俗屈平適樂國介推還受祿澹臺載尸歸
皋魚節其哭長萬輟逆謀渠彌不復惡蒯臯能退敵不占成節鄂
王公保其位隱處安林薄宦夫樂其業士子世其宅鱣魚鳴于水
裔仰駟馬而舞立鶴于時也縣駒吞聲伯牙毀絃瓠巴聃柱磬襄
弛懸畱眇眇貽累稱屢讚失容墜席搏拊雷抃焦眇睢維涕洟流
漫是故可曰通靈感物寫神喻意致誠效志率作興事漑盥汗澱
溼雪垢滓矣昔庖羲作琴神農造瑟女媧制簧暴辛爲埴倕之和
鐘叔之離磬或鑠金鑿石華睨切錯九挺彫琢刻鏤鑽窄窮妙極
巧曠曰日月然後成器其音如彼唯笛因其天姿不變其材伐而
吹之其聲如此蓋亦簡易之義賢人之業也若然六器者猶曰二
皇聖哲難益况笛生于大漢而學者不識其可曰裨助盛美忽而
不讚悲夫有庶士丘仲言其所由出而不知其弘妙其辭曰近世
雙笛從羌起羌人伐竹未及已龍鳴水中不見已截竹吹之聲相

信刻其上孔通洞之裁已當適便易持易京君明識音律故本四
孔加已一君明所加孔後出是謂商聲五音畢

文選其執
文類聚

圍碁賦

略觀圍碁兮法于用兵三尺之局兮爲戰鬪場陳聚士卒兮兩敵
相當拙者無功兮弱者先亡自有中和兮請說其方先據四道兮
保角依旁緣邊遮列兮往往相望離離馬目兮連連鴈行踔度閒
置兮徘徊中央違閣奮翼兮左右翱翔道狹敵眾兮情無遠行碁
多無策兮如聚羣羊駱驛自保兮先後來迎攻寬擊虛兮蹌路內
房利則爲時兮便則爲強厭于食兮壞決垣牆堤潰不塞兮泛濫
遠長橫行陣亂兮敵心駭惶迫兼碁雜兮頗棄其裝已下險口兮
鑿置清坑窮其中郢兮如鼠入囊收取死卒兮無使相迎當食不
食兮反受其殃勝負之撿兮于言如髮乍緩乍急兮上且未公白
黑紛亂兮于約如葛雜亂交錯兮更相度越守規不固兮爲所唐

突深入貪地兮殺亡士卒狂攘相救兮先後并沒上下雜運兮四面隔閉圍合罕散兮所對哽咽韓信將兵兮口難通絕自陷死地兮設見謹譎誘敵先行兮往往一室捐碁委食兮遺三將七遲逐爽問兮轉相伺密商度地道兮碁相連結蔓延連閣兮如火不滅扶疏布散兮左右流溢浸淫不振兮敵人懼慄迫促蹶踏兮惆悵自失計功相除兮日時早訖事畱變生兮拾碁欲疾營惑窘乏兮無令詐出溪念遠慮兮勝乃可必

藝文類聚七十四古文苑

樗蒲賦

昔有玄通先生遊于京都道德既備好此樗蒲伯陽入戎日斯消憂枰則素旃紫蜀出乎西鄰緣日績繡紵日綺文杯則榘木之幹出自昆山矢則藍田之石卞和所工含精玉潤不細不洪馬則元犀象牙是磋是礪杯為上將木為君副齒為號令馬為翼距籌為策動矢法卒數于是芬葩貴戚公侯之儔坐華棖之高殿臨激水

大五百九十七
小十八

之清流排五木散九齒勒良馬取道里是已戰無常勝時有逼逐
臨敵攘圍事在將帥見利電發紛綸湧沸精誠一叫十盧九雉磊
落蹉踔并來猥至先名所射應聲紛潰勝貴歡悅負者沈悴類聚

七十

龍虎賦

勇怯見之莫不主臣

史記陳平世家集解注

陽嘉二年舉敦樸對策

臣聞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夫陰陽剛柔天地
所已立也取仁于陽資義于陰柔已施德剛已行刑各順時月已
厚羣生帝王之法天地設位四時代序王者奉順則風雨時至嘉
禾毓植天失其度則咎徵並至饑饉薦臻今科條品制禁令所已
承天順民者備矣悉矣不可加矣然而不平之效猶有咨嗟之怨
者百姓屢聞恩澤之聲而未見惠和之實也今從政者變忽法度

呂殺戮威刑爲能賢問其國守相及令長何如其稱之也曰大急其毀之也曰大緩夫急致寒緩致燠二者罪同而論者許急此陰陽所呂不和也復之之道審察緩急之傷譽鈞同寒燠之罪罰呂崇王政則陰陽和也好惡旣明則宰官之吏知所避就又正身呂先之嚴呂泄之不變則刑罰之夫知爲善之必利爲惡之必害孰能不化則官良矣臣聞洪範八政呂食爲首周禮九職呂農爲本民失耕桑飢寒竝至盜賊之原所由起也古之足民仰足呂養父母俯足呂畜妻子然後敦五教宣三德則休嘉之化可致也夫足者非能家給而人足量其財用爲其制度故嫁娶之禮儉則昏姻呂時矣喪制之禮約則終者掩藏矣不奪其時則農夫不失矣夫妻子呂累其心產業呂重其志舍此而爲非者雖有必不多矣今則不然此盜賊所呂不息誠使制度必行禁令必止則仕者不濫法式之外百工不作無用之器商賈不通難得之貨農夫不失三

時之務各安所業則盜賊消除災害不起矣

袁宏後漢紀十八

大中之道在天爲北辰在地爲人君

續漢五行志五注補

飛章虛誣李固

順帝時

臣聞君不稽古無已承天臣不述舊無已奉君昔堯殂之後舜仰慕三年坐則見堯于牆食則覩堯于羹斯所謂聿追來孝不失臣子之節者太尉李固因公假私依正行邪離間近戚自隆支黨至于表舉薦達例皆門徒及所辟召靡非先舊或富室財賂或子壻婚屬其列在官牒者凡四十九人又廣選賈豎已補令史募求好馬臨窗呈試出入踰後輜駟曜日大行在殯路人掩涕固獨胡粉飾貌搔頭弄姿槃旋偃仰從容治步曾無慘怛傷悴之心山陵未成違矯舊政善則稱已過則歸君斥逐近臣不得侍送作威作福莫固之甚臣聞台輔之位實和陰陽璇璣不平寇賊茲軌則責在太尉固受任之後東南跋扈兩州數郡千里蕭條兆人傷損大化

陵遲而詆疵先主苟肆狂狷存無廷爭之忠沒有誹謗之說夫子

罪莫大于累父臣惡莫深于毀君固之過釁事合誅辟後漢李固傳按吳

祐傳云梁冀誣奏太尉李固時馬融在坐為冀草章馬融傳云為梁冀草奏李固又作大將軍西第頌曰此頗為正直所羞

上疏乞自効

今雜種諸羌轉相鈔盜宜及其未并亟遣深入破其支黨而馬賢

等處處留滯羌胡百里望塵千里聽聲飲酒高會不已為慮坐食

穀米未聞所擊臣竊惑之夫事不復校而可收名獲實斯乃征討

者之私便非國家之公利也臣聽與人之頌云賢欲目前受降使

譁聲東聞且懼士卒將不堪命有高克潰叛之變也臣又聞吳起

為將暑不張蓋寒不披裘戎事不邇女器御覽七百六十一引云或遣之一榼酒注之上

流使士卒迎流飲其下明不獨也當是此下刪文今賢野次垂幕珍肴雜選兒子侍妾事

與古反御覽七百八引云于中軍帳內施絳臣兄弟受恩誠私憤

悒鉛錫之刀已效一割之用臣願請兵五千纔加步隊之號庶白

大五百二十九
小一百三十五

率勵與之齊勇昔毛遂願處囊中趙之廡養欲說燕初為眾笑後效其功臣託儒者不便武職猥陳此言訪之羣司知當受虛誕之

辜唯加裁省

袁宏後漢紀十九

今雜種諸羌轉相鈔盜宜及其未并亟遣深入破其支黨而馬賢等處處畱滯羌胡百里望塵千里聽聲今逃匿避回漏出其後則必侵寇三輔為民大害臣願請賢所不可用關東兵五千裁假部隊之號盡力率厲埋根行道曰先吏士三旬之中必克破之臣少習學藝不更武職猥陳此言必受誣罔之辜昔毛遂廡養為眾所嗤終曰一言克定從要臣懼賢等專守一城言攻于西而羌出于東且其將士必有高克潰叛之變

後漢馬融傳

按此與袁宏紀各有刪節而語次不同

上書請赦龐參梁懂

元初中

伏見西戎反畔寇鈔五州陛下愍百姓之傷痍哀黎元之失業單竭府庫曰奉軍師昔周宣獫狁侵鎬及方孝文匈奴亦略上郡而

宣王立中興之功文帝建太宗之號非惟兩主有明獻之姿抑亦
扞城有虓虎之助是呂南仲赫赫列在周詩亞夫赳赳載于漢策
竊見前護羌校尉龐參文武昭備智略弘遠既有義勇果毅之節
兼呂博雅深謀之姿又度遼將軍梁慄前統西域勤苦數年還雷
三輔功效克立間在北邊單于降服今皆幽囚陷于法網昔荀林
父敗績于邲晉侯使復其位孟明視喪師于崤秦伯不替其官故
晉景并赤狄之士秦穆遂霸西戎宜遠覽二君使參懂得在寬宥
之科誠有益于折衝毗佐于聖化

後漢龐參傳

延光四年日蝕上書

伏讀詔書陛下深惟禹湯罪己之義歸咎自責寅畏天戒詳延百
僚博問公卿知變所自審得厥故修復往術呂答天命臣子遠近
莫不延頸企踵苟有隙空一介之知事願自效貢納聖聽臣伏見
日蝕之占自昔典籍十月之交春秋傳記漢注所載史官占候羣

大五百八十一
小三十七

臣密對陛下所觀覽左右所諷誦可謂詳悉備矣雖復廣問陷在前志無已復加乃者第氣于參臣前得敦朴之人後三年二月對策北宮端門已爲參者西方之位其于分野并州是也殆謂西戎北狄其後種羌叛戾烏桓犯上郡并涼動兵驗略效矣今復見大異申誠重譴于此二城海內莫見三月一日合辰在婁婁又西方之宿眾古顯明者羌及烏桓有悔過之辭將吏策勳之名臣恐受仕典牧者苟脫目前皆粗圖身一時之權不顧爲國百世之利論者美近功忽其遠則各相不大疾病伏爲天象不虛老子曰圖難于其易也爲大于其細也消災復異宜在于今詩曰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傳曰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日擇人二曰安民三曰從時臣融伏惟方今有道之世漢典設張侯甸采衛司民之吏案三循墨雖有殿最所差無幾其陷罪辟身自取禍百姓未被其大傷

至邊郡牧御失和吉之與凶敗之與成優劣相懸不誠不可審擇
其人上已應天變下已安民隸竊見列將子孫生長京師食仰租
奉不知稼穡之艱又希遭阨困故能果毅輕財施與孤弱已獲死
生之用此其所長也不拘法禁奢泰無度功勞足已宣威踰濫足
已傷化此其所短也州郡之士出自貧苦長于檢押雖專賞罰不
敢越溢此其所長也拘文守法遭遇非常狐疑無斷畏首畏尾威
恩纖薄外內離心士卒不附此其所短也必得將兼有二長之才
無二短之累參已吏事任已兵法有此數姿然後能折衝厭難致
其功實轉災爲福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已天下
之大四海之眾云無若人臣已爲誣矣宜特選詳譽審得其真鎮
守二方已應用良擇人之義已塞大異也

續漢五行志六注引馬融集是時融爲許令其

四月庚申自縣上書云云

又陳星亭

大六百●四
小三十

星孛參畢參西方之宿畢為邊兵至于分野并州是也西戎北狄

殆將起乎宜備二方

後漢馬融傳

奏馬賢事

賢專于軍設重車疊幕曰油表其上魏夷其山為諄翠設其中

書鈔

一百三十二

與竇伯向書

竇章字伯向

孟陵奴來賜書見手跡歡喜何量次于面也書雖兩紙紙八行行

七字七八五十六字百十二言耳

藝文類聚三十一

與謝伯世書

憤憤愁思猶不解懷思在竹閒放狗逐麋晚秋涉冬大蒼出籠黃

棘下菟笔曰乾葵曰送餘日茲樂而已

藝文類聚九十一御覽九百三十六

書序

泰誓後得案其文侶若淺露文云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

不謀同辭及火復于上至于王屋流為鵬至五曰穀俱來舉火神
 怪得無在子所不語中乎又春秋引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國語引泰誓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泰誓曰
 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孫卿引泰誓
 曰獨夫受禮記引泰誓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
 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今文泰誓皆無此語吾見書傳多
 矣所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弗復悉記略舉五事曰明之亦
 可知矣

尚書泰誓序正義 案張溥本有中心經序忠經及序皆宋人依託不錄

廣成頌

鄧太后臨朝隲兄弟輔政而俗儒世士曰為文德可興武功宜廢
 遂寢蒐狩之禮息戰陳之法故猾賊從橫乘此無備融乃感激曰
 為文武之道聖賢不墜五才之用無或可廢元初二年上廣成頌
 曰諷諫其辭曰

大四百四十八
 小六十六

臣聞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奢儉之中曰禮爲界是曰蟋蟀山
樞之人竝刺國君諷曰太康馳驅之節夫樂而不荒憂而不困先
王所曰平和府藏頤養精神致之無疆故夏擊鳴球載干虞謨吉
日車攻序于周詩聖主賢君曰增盛美豈徒爲奢淫而已哉伏見
元年曰來遭值厄運陛下戒懼災異躬自菲薄荒棄禁苑廢弛樂
懸勤憂潛思十有餘年曰過禮數重以皇太后體唐堯親九族篤
睦之德陛下履有虞烝烝之孝外舍諸家每有憂疾聖恩普勞遣
使交錯稀有曠絕時時寧息又無曰自娛樂殆非所曰逢迎太和
裨助萬福也臣愚曰爲雖尙頗有蝗蟲今年五月曰來雨露時澍祥
應將至方涉冬節農事閒隙宜幸廣成覽原隰觀宿麥勸收藏因
講武校獵使寮庶百姓復覩羽旄之美聞鐘鼓之音歡欣喜樂鼓
舞疆畔曰迎和氣招致休慶小臣螻蟻不勝區區職在書籍謹依
舊文重述蒐狩之義作頌一篇并封上淺陋鄙薄不足觀省臣聞

昔命師于韃囊偃伯于靈臺或人嘉而稱焉彼固未識夫雷霆之
爲天常金革之作昏明也自黃炎之前傳道罔記三五已來越可
略聞且區區之鄆郊猶廓七十里之囿盛春秋之苗詩詠圃草樂
奏騶虞是曰大漢之初基也宅茲天邑總風雨之會交陰陽之和
揆厥靈囿營于南郊徒觀其埏場區宇恢眙曠蕩蘋芻勿罔寥豁
鬱泐騁望千里天與地莽于是周陸環瀆右轡三塗左概嵩嶽面
據衡陰箕背王屋浸曰波溘夤曰滎洛金山石林殷起乎其中峨
峨磴磴鏘鏘唯唯隆穹槃回嵒崕錯崔神泉側出丹水涅池怪石
浮磬耀焜于其陂其土毛則權牧薦草芳茹甘荼苾苾芸菹昌本
深蒲芝蒨董萱蘘荷芋渠桂荏鳧葵格蕤菹干其植物則玄林包
竹藩陵蔽京珍林嘉樹建木叢生椿梧栝柏柅柳楓楊豐形對蔚
峯嶺樛爽翕習春風含津吐榮鋪于布濩藿扈蕤熒惡可殫形至
于陽月陰慝害作百草畢落林衡戒田焚萊柞木然後舉天綱

八紘孳斂九藪之動物纒橐四野之飛征鳩之乎茲囿之中山敦
雲移羣鳴膠膠鄙駮諫謹子野聽聳離朱目眩隸首策亂陳子籌
昏于是營圍恢廓充斥川谷罽罽羅羅彌綸阡澤皋牢陵山校隊
案部前後有屯甲乙相伍戊子爲堅乘輿乃己吉月之陽朔登于
疏鏤之金路六驪馱之玄龍建雄虹之旌夏揭鳴鳶之修幢曳長
庚之飛髻載日月之太常棲招搖與玄弋注枉矢于天狼羽毛紛
其影颺揚金髮而拖玉環屯田車于平原播同徒于高岡旃旛摻
其如林錯五色已摘光清氛埃埽野塲誓六師搜雋良司徒勒卒
司馬平行車攻馬同教達戒通伐咎鼓撞華鐘獵徒縱赴榛叢徼
嬖霍奕別驚分奔騷擾聿皇往來交舛紛紛回回南北東西風行
雲轉匆礧隱旬黃塵勃滂闇若霧昏日月爲之籠光列宿爲之翳
昧獬狻課才勁勇程氣狗馬角逐鷹鷂競鷲驍騎旁佐輕車橫厲
相與陸梁聿皇于中原緝狝蹠蹤特肩脰完羝搗介鮮散毛族楛

羽羣然後飛鋌電激流矢雨墜各指所質不期俱殪竄伏扔輪發
作梧轆殺及狂擊頭陷顛倅獸不得據禽不得瞥或夷由未殊顛
狽頓躓蝮蝮蟬蟬充衢塞隧葩華滂布不可勝計若夫鷲獸殺蟲
倨牙黔口大匈哨後縕巡歐紆負隅依阻莫敢嬰禦乃使鄭叔晉
婦之徒睽孤封刺裸裎袒裼冒楸柘搓棘枳窮浚谷底幽嶰暴斥
虎搏狂兕獄齧熊拏封豨或輕訖撻悍瘦疏婁領犯厯嵩巒陵喬
松履修櫛踔躡枝杪標端尾蒼雌倚立猿木產盡寓屬單罕罔合
部曾弋同曲類行竝驅星布麗屬曹伍相保各有分局矰罟飛流
織羅絡縹遊雉羣驚晨鳧輩作翬然雲起雪爾雹落爾乃蘋觀高
蹈改乘回轅泝恢方撫馮夷策句芒超荒忽出重陽厲雲漢橫天
潢導鬼區徑神場詔靈保召方相驅厲疫走蜮祥梢罔兩拂游光
柳天狗縹墳羊然後緩節舒容裴回安步降集波禦川衡澤虞矢
魚陳罟茲飛宿沙田開古蠱翬終葵揚關斧刊重冰撥蟄戶測潛

鱗踵介旅逆獵湍瀨濟薄汾撓淪滅潭淵左挈夔龍右提蛟鼉春
獻王鮪夏薦鼈龜于是流覽徧照殫變極態上下究竟山谷蕭條
原野嶮嶮上無飛鳥下無走獸虞人植旂獵者效具車弊田罷旋
入禁囿棲遲乎昭明之觀休息乎高光之榭曰臨乎宏池鎮曰瑤
臺純曰金堤樹曰蒲柳被曰綠莎瀆瀆沆漚錯紜繁委天地虹洞
固無端涯大明生東月朔西陂乃命壺涿驅水蠱逐罔螭滅短狐
籍鯨鯢然後方餘皇連舫舟張雲帆施蜺幃靡颺風陵迅流發擢
歌縱水謳淫魚出著蔡浮湘靈下漢女游水禽鴻鵠鴛鴦鷗鷺
鷓鴣鷓鴣鷺鷥鷺鷥乃安斯寢戢翮其涯魴鱠鱠鱣鱣鯉鱣鯢樂我
純德騰踊相隨雖靈沼之白鳥孟津之躍魚方斯蔑矣然猶詠歌
于伶簫載陳于方策豈不哀哉于是宗廟既享庖廚既充車徒既
簡器械既攻然後擺牲班禽淤賜犒功羣師疊伍伯校千重山巒
常滿房俎無空酒正案隊膳夫巡行清醪車湊燔炙騎將鼓駭舉

爵鐘鳴旣觴若迺陽阿哀斐之晉制闡鼉華羽之南音所曰洞蕩
匈臆發明耳目疏越蘊愒駭恫底伏鏗鏘鎗鎗奏于農郊大路之
衢與百姓樂之是曰明德耀乎中夏威靈暘乎四荒東鄰浮巨海
而入享西旅越葱嶺而來王南徼因九譯而致貢朔狄屬象胥而
來同蓋安不忘危治不忘亂道在乎茲斯固帝王之所曰曜神武
而折遐衝者也方今大漢收功于道德之林致平于仁義之淵忽
蒐狩之禮闕槃虞之佃闇昧不覩日月之光聾昏不聞雷霆之震
于今十二年爲日久矣亦方將刊禁臺之祕藏發天府之官常由
質要之故業率典刑之舊章采清原嘉岐陽登俊桀命賢良舉淹
滯拔幽荒察淫侈之華譽顧介特之實功聘畎畝之羣雅宗重淵
之潛龍乃儲精山藪厯思河澤日曬鼎俎耳聽康衢營傳說于胥
靡求伊尹于庖廚索膠鬲于魚鹽聽甯戚于大車俾之昌言而宏
議軼越三家馳騁五帝悉覽休祥摠括羣瑞遂棲鳳皇于高梧宿

麒麟于西園納焦僥之珍羽受王母之白環永逍遙乎宇內與二
儀乎無疆貳造化于后土參神施于昊乾超特達而無儔煥巍巍
而無原豐千億之子孫歷萬載而永延禮樂既闕北轅反旆至自
新城背伊闕反洛京

後漢馬融傳

東巡頌

允迪在昔紹烈陶唐殷天衷克搖光若時則運瓊衡敷六典經八
成燮和萬殊惣領神明肆類乎上帝燔柴乎三辰禋祀乎六宗祇
燎乎羣神遂發號羣司申戒百工卜筮稱吉著龜襲從南征有時
馮相告祥清夷道而後行曜四國而揚光展聖義于巡狩喜圻時
而詠八荒指宗嶽已爲期固岱神之所望散齋既畢越異良辰棫
櫨增構烈火燔燃暉光四揚焱爛薄天蕭香肆升青煙習雲珪璋
峩峩犧牲潔純鬱鬯宗彝明水立樽空桑孤竹咸池雲門六八匝
變神祇竝存

藝文類聚三十九初學記十三御覽五百三十七

梁大將軍西第頌

西北戌亥立石承輸蝦蟆吐寫庚辛之域

南齊書禮志上引西第賦通典五十五

黃果揚芳紫房潰漏

文選蜀都賦注又潘岳閑居賦注

胡桃自零

文選蜀都賦注御覽九百七十一

騰極受檐陽馬承阿

文選景福殿賦注又七命注

遺令

穿中除五時衣但得施逢絹單衣

御覽六百九十一

冢中不得下銅唾壺

御覽七百三

白紵

融字季長右扶風茂陵人少而好問學無常師大將軍鄧騭召為舍人棄游武都會羌虜起自關曰西道斷融曰謂古人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而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為何則生貴于天下也豈曰曲俗咫尺為羞滅無限之身哉因往應之為校書郎出為南郡太

守世說文學篇
注引融自敘八錄

范升

漢兵留不還建武初徵拜議郎遷博士後為出妻所誣
得出永平中為聊城令坐事免

上疏論博士

臣與博士梁恭山陽太守呂光俱修梁丘易二臣年並耆艾經學
深明而臣不召時退與恭竝立深知光學又不能達懇員二老無
顯于世諱而不行知而不言不可開口已為人師願推博士召遊

光學深明而臣不召時退與恭竝立深知光學又不能達懇員二老無
顯于世諱而不行知而不言不可開口已為人師願推博士召遊

光學深明而臣不召時退與恭竝立深知光學又不能達懇員二老無
顯于世諱而不行知而不言不可開口已為人師願推博士召遊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漢文卷十八終

大五十三
小十二

全後漢文卷十九

烏程嚴可均校輯

范升

升字辯卿代郡人莽時大司空王邑辟為議曹史後奉使上黨
遇漢兵留不還建武初徵拜議郎遷博士後為出妻所告繫獄
得出永平中為聊城令坐事免

上疏讓博士

臣與博士梁恭山陽太守呂羌俱修梁丘易二臣年竝耆艾經學
深明而臣不巳時退與恭竝立深知羌學又不能達慙負二老無
顏于世誦而不行知而不言不可開口巳為人師願推博士巳避

恭羌

後漢范升傳
建武二年

上疏請諡祭遵

建武九年

臣聞先王崇政尊美屏惡昔高祖大聖深見遠慮班爵割地與下

分功著錄勳臣頌其德美生則寵曰殊禮奏事不名入門不趨死則疇其爵邑世無絕嗣丹書鐵券傳于無窮斯誠大漢厚下安人長久之德所已累世十餘歷載數百廢而復興絕而復續者也陛下已至德受命先明漢道褒序輔佐封賞功臣同符祖宗征虜將軍潁陽侯遵不幸早薨陛下仁恩爲之感傷遠迎河南惻怛之慟形于聖躬喪事用度仰給縣官重賜妻子不可勝數送死有已加生厚亡有已過存矯俗厲化卓如日月古者臣疾君視臣卒君弔德之厚者也陵遲已來久矣及至陛下復興斯禮羣下感動莫不自厲臣竊見遵修行積善竭忠于國北平漁陽西拒隴蜀先登坻上深取略陽眾兵既退獨守衝難制御士心不越法度所在吏人不知有軍清名聞于海內廉白著于當世所得賞賜輒盡與吏士身無奇衣家無私財同產兄午已遵無子娶妾送之遵乃使人逆而不受自己身任于國不敢圖生慮繼嗣之計臨死遺誠牛車載

喪薄葬洛陽問曰家事終無所言任重道遠死而後已遵爲將軍
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又建爲孔子立後奏置五
經大夫雖在軍旅不忘俎豆可謂好禮悅樂守死善道者也禮生
有爵死有諡爵曰殊尊卑諡曰明善惡臣愚曰爲宜因遵薨論敘
眾功詳案諡法曰禮成之顯章國家篤古之制爲後嗣法後漢祭
遵傳

奏難費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

建武四年

臣聞主不稽古無曰承天臣不述舊無曰奉君陛下愍學微缺勞
心經執情存博聞故異端競進近有司請置京氏易博士羣下執
事莫能據正京氏旣立費氏怨望左氏春秋復曰比類亦希置立
京費已行次復高氏春秋之家又有騶夾如合左氏費氏得置博
士高氏騶夾五經奇異竝復求立各有所執乖戾分爭從之則失
道不從則失人將恐陛下必有厭倦之聽孔子曰博學約之弗叛
矣夫夫學而不約必叛道也顏淵曰博我曰文約我曰禮孔子可

謂知教顏淵可謂善學矣老子曰學道日損損猶約也又曰絕學無憂絕末學也今費左二學無有本師而多反異先帝前世有疑于此故京氏雖立輒復見廢疑道不可由疑事不可行詩書之作其來已久孔子尙周流游觀至于知命自衛反魯乃正雅頌今陛下草創天下紀綱未定雖設學官無有弟子詩書不講禮樂不修奏立左費非政急務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傳曰聞疑傳疑聞信傳信而堯舜之道存願陛下疑先帝之所疑信先帝之所信召示反本明不專已天下之事所召異者召不一本也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也又曰正其本萬事理五經之本自孔子始謹奏左氏之失凡十四事

後漢范升傳

奏毀周黨等

臣聞堯不須許由巢父而建號天下周不待伯夷叔齊而王道召成伏見太原周黨東海王良山陽王成等蒙受厚恩使者三聘乃

肯就車脫衣解履升于華轂及陛見帝廷黨不巳禮屈伏而不謁
偃塞敖慢逡巡進退同時俱逝黨等文不能演義武不能死君鈞
采華名庶幾三公之位臣願與竝坐雲臺之下考試圖國之道不
如臣言伏虛妄之罪而敢私竊虛名誇上求高皆大不敬

後漢周黨傳又

御覽四百九十
八引東觀漢記

奏記王邑

升聞子巳人不聞于其父母爲孝臣巳下不非其君上爲忠今眾
人咸稱朝聖皆曰公明蓋明者無不見聖者無不聞今天下之事
昭昭于日月震震于雷霆而朝云不見公云不聞元元焉所呼天
公巳爲是而不言則過小矣知而從令則過大矣二者于公無可
巳免宜乎天下歸怨于公矣朝巳遠者不服爲至念升巳近者不
服爲重憂今動與時戾事與道反馳騫覆車之轍探湯敗事之後
後出益可怪晚發愈可懼耳方春歲首而動發遠役藜藿不充田

荒不耕穀價騰躍斛至數千吏人陷于湯火之中非國家之人也
如此則胡貊守關青徐之寇在于帷帳矣升有一言可曰解天下
倒懸免元元之急不可書傳願蒙引見極陳所懷

後漢范升傳

陳元

元字長孫蒼梧廣信人莽厭難將軍陳欽子曰父任爲郎建武
中辟司空李通府又辟司徒歐陽歙府曰病去年老卒于家有

集一卷

上疏難范升奏左氏不宜立博士

陛下撥亂反正文武竝用深愍經藝謬雜眞僞錯亂每臨朝日輒
延羣臣講論聖道知丘明至賢親受孔子而公羊穀梁傳聞于後
世故詔立左氏博詢可否示不專己盡之羣下也今論者沈溺所
習翫守舊聞固執虛言傳受之辭曰非親見實事之道左氏孤學
少與遂爲異家之所覆冒夫至音不合眾聽故伯牙絕絃至寶不

同眾好故卞和泣血仲尼聖德而不容于世況于竹帛餘文其爲
雷同者所排固其宜也非陛下至明孰能察之臣元竊見博士范
升等所議奏左氏春秋不可立及太史公違戾凡四十五事案升
等所言前後相違皆斷截小文黷微辭已年數小差掇爲巨謬
遺脫纖微指爲大尤抉瑕擿釁掩其弘美本傳作私美從文選傳
咸贈何劭王濟詩注改
所謂小辯破言小言破道者也升等又曰先帝不己左氏爲經故
不置博士後主所宜因襲臣愚曰爲若先帝所行而後主必行者
則盤庚不當遷于殷周公不當營洛邑陛下不當都山東也往者
孝武皇帝好公羊衛太子好穀梁有詔詔太子受公羊不得受穀
梁孝宣皇帝在人間時聞衛太子好穀梁于是獨學之及卽位爲
石渠論而穀梁氏興至今與公羊並存此先帝後帝各有所立不
必其相因也孔子曰純儉吾從眾至于拜下則違之夫明者獨見
不惑于朱紫聽者獨聞不謬于清濁故離朱不爲巧眩移目師曠

不為新聲易耳方今干戈少弭戎事略戢畱思聖藝眷顧儒雅採
孔子下拜之義卒淵聖獨見之旨分明黑白建立左氏解釋先聖
之積結洮汰學者之累惑使基業垂于萬世後進無復狐疑則天
下幸甚臣元愚鄙嘗傳師言如得已褐衣召見俯伏庭下誦孔氏
之正道理丘明之宿寃若辭不合經事不稽古退就重誅雖死之
日生之年也

後漢陳元傳

上疏駁江馮督察三公議

臣聞師臣者帝賓臣者霸故武王曰太公為師齊桓曰夷吾為仲
父孔子曰百官總已聽于冢宰近則高帝優相國之禮太宗假宰
輔之權袁宏紀作齊桓公曰管夷吾為仲父古之道也近魏文侯友田子諸侯不敢入其境高皇帝令相國奏事不拜入殿不趨所曰及亡新王莽遭漢中衰專操國柄已偷天下況已自喻寵大臣也不信羣臣奪公輔之任損宰相之威已刺舉為明徵許為直至乃
陪僕告其君長子弟變其父兄罔密法峻大臣無所措手足然不

能禁董忠之謀身為世戮故人君患在白驕不患驕臣失在自任不在任人是曰文王有曰昃之勞周公執吐握之恭不聞其崇刺舉務篤察也方今四方尚擾天下未一百姓觀聽咸張耳目陛下宜修文武之聖典襲祖宗之遺德勞心下士屈節待賢誠不宜使有司察公輔之名

後漢陳元傳又見袁宏後漢紀七各有刪節

杜林

林字伯山扶風茂陵人涼州刺史杜鄴子莽時為郡吏後避亂河西隗囂召為持書平曰疾辭祿建武六年東歸徵拜侍御史遷大司徒司直進光祿勳東海王傅少府復為光祿勳代朱浮為大司空

請徙張步降兵疏

建武八年

臣聞先王無二道明聖用而治同也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畏其易也古今通道傳其法于有

漢狼子野心奔馬善驚成王深知其終卒之患故曰殷民六族分伯禽七族分康叔懷姓九宗分唐叔檢押其姦宄又遷其餘于成周舊地雜俗旦夕拘錄所曰挫其強禦之力誅其驕恣之節也及漢初興上稽舊章合符重規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之後曰稍弱六國強宗邑里無營利之家野澤無兼并之民萬里一統海內賴安後輒因衰羸之痛脅曰送終之義故遂相率而陪園陵無反顧之心追觀往法政皆神道設教強幹弱枝本支百世之要也是曰皆永享康寧之福無怵惕之憂繼嗣承業恭己而治蓋此助也其被災害民輕薄無累重者兩府遣吏護送饒穀之郡或懼死亡卒爲傭賃亦足曰消散其口救贍全其性命也昔魯隱有賢行將致國于桓公乃流連貪位不能早退況草創兵長卒無德能直曰擾亂乘時擅權作威玉食狃怙之意徼幸之望曼延無足張步之計是也小民負縣官不過身死負兵家滅門殄世陛下昭然

獨見成敗之端或屬諸侯官府元元少得舉首仰視而尙遺脫二千石失制御之道令得復昌熾縱橫比年大雨水潦暴長涌泉溢災壞城郭官寺吏民廬舍潰徙離處遺成坑坎臣聞水陰類也易卦地上有水比言性不相害故曰樂也而猥相毀墊淪失常敗百姓安居殆陰下相爲蠹賊有大小負勝不齊均不得其所侵陵之象也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惟陛下留神明察往來懼慙天下幸甚

續漢五行志三注補引東觀漢記袁宏後漢紀七

上疏議郊祀故事

臣聞營河雒已爲民刻肌膚已爲刑封疆畫界已建諸侯井田什一已供國用三代之所同及至漢興因時宜趨世務省煩苛取實事不苟貪高亢之論是已去土中之京師就關內之遠都除肉刑之重律用髡鉗之輕法郡縣不置世祿之家農人三十而取一畝卑易行禮簡易從民無愚智思仰漢德樂承漢紀基業特起不因

緣堯堯遠于漢民不曉信言提其耳終不悅諭后稷近于周民戶
 知之世據曰興基由其祚本與漢異郊祀高帝誠從民望得萬國
 之歡心天下福應莫大于此民奉種祀且猶世主不失先俗羣臣
 僉薦鯨考績不成九載乃登宗廟至重眾心難違不可卒改詩云
 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明當尊用祖宗之故文章也宜如舊制曰解
 天下之惑合于易之所謂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義方軍
 師在外祭可且如元年郊祭故事

續漢祭祀志上注補引東觀書
 又略見後漢杜林傳又杜林傳

注引東
 觀記

奏諫從梁統增科禁

夫人情挫辱則節義之心損刑網繁密則苟免之行生聖帝明王
 知其如此故淡識遠慮動居其厚故湯去三面之網易著三驅之
 義所曰德刑參用而示民有恥漢德寬厚民無二心軍士左袒樂
 為劉氏多恩之所致也至其後世不能曰德而勤于法故有吹毛

求疵詆欺無限桃李之饋集已成事于是家無全行國無廉夫上下相遁法不能止而仁義之風替矣陛下覽得失之要深知其原故破觚爲圓建斲爲樸法簡易遵網疏易從海內頌政不勝其喜

宜如舊制

袁宏後漢紀六梁統上書陳法令輕重宜遵舊典事下公卿光祿勳杜林諫上從林議案後漢杜林傳十四

年羣臣上言古者肉刑嚴重則人畏法令宜增科禁

呂防其源詔下公卿林奏與此互異今並載于後

夫人情挫辱則義節之風損法防繁多則苟免之行興孔子曰導之已政齊之已刑民免而無恥導之已德齊之已禮有恥且格古之明王深識遠慮動居其厚不務多辟周之五刑不過三千大漢初興詳覽失得故破矩爲圓斲彫爲樸蠲除苛政更立疏網海內歡欣人懷寬德及至其後漸已滋章吹毛索疵詆欺無限果桃李茹之饋集已成臧小事無妨于義已爲大戮故國無廉士家無完行至于法不能禁令不能止上下相遁爲做彌深臣愚已爲宜如

舊制不合翻移

後漢杜林傳又見通典一百六十六

上書薦鄭興

竊見河南鄭興執義堅固敦悅詩書好古博物見疑不惑有公孫
僑觀射父之德宜侍帷幄典職機密昔張仲在周燕翼宣王而詩
人悅喜惟陛下留聽少察曰助萬分

後漢鄭興傳又略見袁宏後漢紀六

遣子奉書馬援

將軍內施九族外有賓客望恩者多林父子兩人食列卿祿常有

盈今送錢五萬

後漢杜林傳注御覽八百三十五並引東觀記

杜詩

詩字君公河內汲人莽時為郡功曹更始時辟大司馬府建武

初三遷為侍御史賜棨戟拜成臯令歷沛郡都尉汝南都尉遷

南陽太守

薦伏湛疏

建武六年後

臣聞唐虞已股肱康文王曰多士寧是故詩稱濟濟書曰良哉臣

大四百五十七
小一百三十五

詩竊見故大司徒陽都侯伏湛自行束脩訖無毀玷篤信好學守
死善道經爲人師行爲儀表前在河內朝歌及居平原吏人畏愛
則而象之遭時反覆不離兵凶秉節持重有不可奪之志陛下深
知其能顯呂宰相之重眾賢百姓仰望德義微過斥退久不復用
有識所惜御覽作識者愍惜儒士痛心臣竊傷之湛容貌堂堂國之光暉
智略謀慮朝之淵藪髻髮厲志白首不衰實足呂先後王室名足
呂光示遠人古者選擢諸侯呂爲公卿四方回首仰望京師柱石
之臣宜居輔弼出入禁門補缺拾遺臣詩愚慙不足呂知宰相之
才竊懷區區敢不自竭臣前爲侍御史上封事言湛公廉愛下好
惡分明累世儒學素持名信經明行修通達國政尤宜近侍納言
左右舊制九州五尚書令一郡二人可呂湛代頗爲執事所非但
臣詩蒙恩深渥所言誠有益于國雖死無恨故復越職觸冒呂聞

後漢伏湛傳又御覽三百八十九
九六百二十一引東觀漢記

乞退郡疏

陛下亮成天工克濟大業偃兵修文羣帥反旅海內合和萬世蒙
福天下幸甚唯匈奴未譬聖德威侮二垂陵虐中國邊民虛耗不
能自守臣恐武猛之將雖勤亦未得解甲橐弓也夫勤而不息亦
怨勞而不休亦怨怨恨之師難復責功臣伏覩將帥之情功臣之
望冀一休足于內郡然後卽戎出命不敢有恨臣愚曰爲師克在
和不在眾陛下雖垂念北邊亦當頗泄用之昔湯武善御眾故無
忿鷙之師陛下起兵十有三年將帥和睦士卒鳧藻今若使公卿
郡守出于軍壘則將帥自厲士卒之復比于宿衛則戎士自百何
者天下已安各重性命大臣曰下咸懷樂土不讐其功而厲其用
無曰勸也陛下誠宜虛缺數郡曰俟振旅之臣重復厚賞加于久
役之士如此緣邊屯戍之師競而忘死乘城拒塞之吏不辭其勞
則烽火精明守戰堅固聖王之政必因人心今猥用愚薄塞功臣

之望誠非其宜臣詩伏自惟忖本已史吏一介之才遭陛下創制
大業賢俊在外空乏之間超受大恩收養不稱奉職無效久竊祿
位令功臣懷慍誠惶誠恐八年上書乞避功德陛下殊恩未許放
退臣詩蒙恩尤深義不敢苟冒虛請誠不勝至願願退大郡受小
職及臣齒壯力能經營劇事如使臣詩必有補益復受大位雖析
珪授爵所不辭也惟陛下哀矜

後漢杜
詩傳

請曰虎符發兵疏

臣聞兵者國之凶器聖人所慎舊制發兵皆曰虎符其餘徵調竹
使而已符策合會取爲大信所曰明著國命斂持威重也閒者發
兵但用璽書或曰詔令如有姦人詐僞無由知覺愚曰爲軍旅尙
與賊虜未殄徵兵郡國宜有重慎可立虎符曰絕姦端昔魏之公
子威傾鄰國猶假兵符曰解趙圍若無如姬之仇則其功不顯事
有煩而不可省費而不得已蓋謂此也

後漢杜
詩傳

第五倫 京兆尹 京兆長陵人 莽時為郡吏 又為鄉嗇夫 自已久宦 不

倫字伯魚 京兆長陵人 莽時為郡吏 又為鄉嗇夫 自已久宦 不

達變姓名為王伯齊 袁宏後漢紀 作王伯春 久客河東 號為道士 建武中

京兆尹閻興召為主簿 署督鑄錢掾 領長安市 舉孝廉 補淮陽

國醫工長 尋除扶夷長 未到官 追拜會稽太守 永平中 坐法免

後為宕渠令 遷蜀郡太守 建武初 代牟融為司空 元和末 致仕

後數年卒 年八十餘

上疏論馬防

臣愚已為貴戚 可封侯 已富之不富 職事已任之何者 繩已法則

傷恩 私已親則違憲 伏聞馬防今當西征 臣已太后恩 仁陛下至

孝 恐卒有纖介 難為意 愛聞防請杜篤為從事 中郎多賜財帛 篤

為鄉里所廢 客居美陽 女弟為馬氏妻 恃此交通 在所縣令 苦其

不法 收繫論之 今來防所議者 咸致疑怪 況乃已為從事 將恐議

大五百四十九
小二十四

及朝廷今宜爲選賢能已輔助之不可復令防自請人有損事望

苟有所懷敢不自聞

後漢第五倫傳又略見袁宏後漢紀十一

上疏褒稱盛美已勸成風德

陛下卽位躬天然之德體晏晏之姿已寬弘臨下出入四年前歲

誅刺史二千石貪殘者六人斯皆明聖所鑒非羣下所及然詔書

每下寬和而政急不解務存節儉而奢侈不止者咎在俗敝羣下

不稱故也

袁宏紀此下有臣聞爲政三年有成必世而後仁

光武承王莽之餘頗已嚴猛

爲政後代因之遂成風化郡國所舉類多辨職俗吏殊未有寬博

之選已應上求者也陳畱令劉豫冠軍令駟協竝已刻薄之姿臨

人宰邑專念掠殺務爲嚴苦吏民愁怨莫不疾之而今之議者反

已爲能違天心失經義誠不可不慎也非徒應坐豫協亦當宜譴

舉者務進仁賢已任時政不過數人則風俗自化矣臣嘗讀書記

知秦已酷急亡國又目見王莽亦已苛法自滅故勤勤懇懇實在

于此又聞諸王主貴戚驕奢踰制京師尚然何已示遠故曰其身
不正雖令不從已身教者從已言教者訟夫陰陽和歲乃豐君臣
同心化乃成也其刺史太守已下拜除京師及道出洛陽者宜皆
召見可因博問四方兼已觀察其人諸上書言事有不合者可但
報歸田里不宜過加喜怒已明在寬臣愚不足採

紀十一有刪節
後漢第五倫傳
又見袁宏後漢

上疏論竇憲

臣得已空虚之質當輔弼之任素性驚怯位尊爵重拘迫大義思
自策厲雖遭百死不敢擇地又况親遇危言之世哉今承百王之
敝人尚文巧咸趨邪路莫能守正伏見虎賁中郎將竇憲椒房之
親典司禁兵出入省闈年盛志美卑謙樂善此誠其好士交結之
方然諸出入貴戚者類多瑕釁禁錮之人尤少守約安貧之節士
大夫無志之徒更相販賣雲集其門眾煦飄山聚蚊成雷蓋驕逸

所從生也三輔論議者至云呂貴戚廢錮當復呂貴戚浣濯之猶
解醒當呂酒也詖險趣勢之徒誠不可親近臣愚願陛下中宮嚴
敕憲等閉門自守無妄交通士大夫防其未萌慮于無形合憲永
保福祿君臣交歡無纖介之隙此臣之所至願也

後漢第五倫傳
又略見袁宏後

漢紀
十一

上書請抑損后族

臣聞忠不隱諱直不避害不勝愚狷昧死自表書曰臣無作威作
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傳曰大夫無境外之交東脩之饋近代
光烈皇后雖友愛天至而卒使陰就歸國徒廢陰興賓客其後梁
竇之家互有非法明帝卽位竟多誅之自是洛中無復權戚書記
請託一皆斷絕又譬諸外戚曰苦身待士不如爲國戴盆望天事
不兩施臣常刻著五藏書諸紳帶而今之議者復呂馬氏爲言竊
聞衛尉廖呂布三千匹城門校尉防呂錢三百萬私贍三輔衣冠

知與不知莫不畢給又聞臘日亦遺其在洛中者錢各五千越騎
校尉光臘用羊三百頭米四百斛肉五千斤臣愚已為不應經義
惶恐不敢已不聞陛下情欲厚之亦宜所已安之臣今言此誠欲
上忠陛下下全后家裁蒙省察後漢第五倫傳
封上吏民奏記

臣任重憂淡不能出奇策異謀吏民責讓臣者多謹竝封上袁宏後漢

紀十

賜進士出身三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漢文卷十九終

大四百四十三
小三十

全後漢文卷二十

烏程嚴可均校輯

馮衍

字敬通京兆杜陵人莽時更始將軍廉丹辟為掾丹敗死亡

命河東更始時尚書僕射鮑永行大將軍事安集北方已為立

中漢將軍領狼孟長屯太原後聞更始歿為發喪罷兵來降光武

怨不時至見黜尋已為曲陽令有功不封後為司隸從事坐交

通外戚得罪赦歸故郡永平中卒有集五卷

顯志賦又自論

馮子已為大人之德不碌碌如玉落落如石風興雲蒸一龍一蛇

與道翱翔與時變化夫豈守一節哉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進退無

主屈伸無常故曰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與物趣舍常務

道德之實而不求當世之名闊略杪小之禮蕩佚人閒之事正身

直行恬然肆志顧嘗好倣儻之策時莫能聽用其謀喟然長歎自傷不遭久棲遲于小官不得舒其所懷抑心折節意悽情悲夫伐冰之家不利雞豚之息委積之臣不操市井之利況歷位食祿二十餘年而財產益狹居處益貧惟夫君子之仕行其道也慮時務者不能興其德爲身求者不能成其功去而歸家復羈旅于州郡身愈據職家彌窮困卒離飢寒之災有喪元子之禍先將軍葬渭陵哀帝之崩也營之曰爲園于是曰新豐之東鴻門之上壽安之中地勢高敞四通廣大南望鄠山北屬涇渭東瞰河華龍門之陽三晉之路西顧鄠鄠周秦之丘宮觀之墟通視千里覽見舊都遂定塋焉退而幽居蓋忠臣過故墟而歔歔孝子入舊室而哀歎每念祖考著盛德于前垂鴻烈于後遭時之禍墳墓蕪穢春秋烝嘗昭穆無列年衰歲暮悼無成功將西田牧肥饒之野殖生產修孝道營宗廟廣祭祀然後闔門講習道德觀覽乎孔老之論庶幾乎

松喬之福上隴阪陟高岡游精宇宙流目八紘歷觀九州山川之
體追覽上古得失之風愍道陵遲傷德分崩夫覩其終必原其始
故存其人而詠其道疆里九野經營五山眇然有思陵雲之意乃
作賦自厲命其篇曰顯志顯志者言光明風化之情昭章玄妙之
思也其辭曰

開歲發春兮百卉含英甲子之朝兮汨吾西征發軔新豐兮裴回
鎬京陵飛廉而太息兮登平陽而懷傷悲時俗之險阨兮哀好惡
之無常棄衡石而意量兮隨風波而飛揚紛綸流于權利兮親靈
同而妍異獨耿介而慕古兮豈時人之所意沮先聖之成論兮邈
名賢之高風忽道德之珍麗兮務富貴之樂耽遵大路而裴回兮
履孔德之窈冥固眾夫之所眩兮孰能觀于無形行動直曰離尤
兮羌前人之所有內自省而不慙兮遂定志而弗改欣吾黨之唐
虞兮愍吾生之愁勤聊發憤而揚情兮將曰蕩夫憂心往者不可

攀援兮來者不可與期病沒世之不稱兮願橫逝而無由陟雍時
而消搖兮超略陽而不反念生人之不再兮悲六親之日遠陟九
峻而臨峩嶢兮聽涇渭之波聲顧鴻門而歔歔兮哀吾孤之早零
何天命之不純兮信吾罪之所生傷誠善之無辜兮齎此恨而入
冥嗟我思之不遠兮豈敗事之可悔雖九死而不瞑兮恐餘殃之
有再波汎瀾而雨集兮氣滂沱而雲披心怫鬱而紆結兮意沈抑
而內悲瞰太行之窳窳兮觀壺口之崢嶸悼丘墓之蕪穢兮恨昭
穆之不榮歲忽忽而日邁兮壽冉冉其不與恥功業之無成兮赴
原野而窮處昔伊尹之干湯兮七十說而乃信皋陶釣于雷澤兮
賴虞舜而後親無二士之遭遇兮抱忠貞而莫達率妻子而耕耘
兮委厥美而不伐韓盧抑而不縱兮騏驥絆而不試獨慷慨而遠
覽兮非庸庸之所識卑衛賜之阜貨兮高顏回之所慕重祖考之
洪烈兮故收功于此路循四時之代謝兮分五土之刑德相林麓

之所產兮嘗水泉之所殖修神農之本業兮採軒轅之奇策追周
棄之遺教兮軼范蠡之絕迹陟隴山已踰望兮眇然覽于八荒風
波飄其竝興兮情惆悵而增傷覽河華之泱泱兮望秦晉之故國
憤馮亭之不遂兮愠去疾之遭惑流山岳而周覽兮徇碣石與洞
庭浮江河而入海兮泝淮濟而上征瞻燕齊之舊居兮歷宋楚之
名都哀羣后之不祀兮痛列國之爲墟馳中夏而升降兮路紆軫
而多艱講聖哲之通論兮心幅憶而紛紜惟天路之同軌兮或帝
王之異政堯舜煥其蕩蕩兮禹承平而革命并日夜而幽思兮終
餘憚而洞疑高陽懇其超遠兮世孰可已論茲訊夏啟于甘澤兮
傷帝典之始傾頌成康之載德兮詠南風之高聲思唐虞之晏晏
兮揖稷契已爲朋苗裔紛其條暘兮至湯武而勃興昔三后之純
粹兮每季世而窮禍弔夏桀于南巢兮哭殷紂于牧野詔伊尹于
亳郊兮享呂望于鄴州功與日月齊光兮名與三王爭流揚朱號

乎衢路兮墨子泣乎白絲知漸染之易性兮怨造作之弗思美關
雎之識微兮愍王道之將崩拔周唐之盛德兮掎桓文之譎功忿
戰國之邁禍兮憎權臣之擅彊黜楚子于南郢兮執趙武于溴梁
善忠信之救時兮惡詐謀之妄作聘申叔于陳蔡兮禽荀息于虞
虢誅犁鋤之介聖兮討臧倉之愬知嬖子反于彭城兮爵管仲于
夷儀疾兵革之寢滋兮苦攻伐之萌生沈孫武于五湖兮斬白起
于長平惡叢巧之亂世兮毒縱橫之敗俗流蘇秦于洹水兮幽張
儀于鬼谷澄德化之陵遲兮烈刑罰之峭峻燔商鞅之法術兮燒
韓非之說論誚始皇之跋扈兮投李斯于四裔滅先王之法則兮
禍淺淫而弘大援前聖曰制中兮矯二主之驕奢媿女齊于絳臺
兮饗椒舉于章華摘道德之光耀兮匡衰世之眇風褒宋襄于泓
谷兮表季札于延陵撫仁智之英華兮激亂國之末流觀鄭僑于
溱洧兮訪晏嬰于營丘日曠曠其將暮兮獨於邑而煩惑夫何九

州之博大兮迷不知路之南北駟素虬而馳騁兮乘翠雲而相佯
就伯夷而折中兮得務光而愈明款子高于中野兮遇伯成而定
慮欽真人之德美兮淹躑躅而弗去意斟湛而不澹兮俟回風而
容與求善卷之所存兮遇許由于負黍軻吾車于箕陽兮秣吾馬
于潁潁聞至言而曉領兮還吾反乎故宇覽天地之幽奧兮統萬
物之維綱究陰陽之變化兮昭五德之精光躍青龍于滄海兮豢
白虎于金山鑿巖石而爲室兮託高陽曰養仙神雀翔于鴻崖兮
玄武潛于嬰冥伏朱樓而四望兮采三秀之華英文選登樓賦注
謝眺鼓吹曲注
纂前修之夸節兮躍往昔之光勳披綺季之麗服兮揚屈原之靈
芬高吾冠之岌岌兮長吾佩之洋洋飲六醴之清液兮食五芝之
茂英捷六枳而爲籬兮文選天台賦築蕙若而爲室播蘭芷于中
注閒居賦注
庭兮列杜衡于外術攢射干雜薜蘿兮構木蘭與新夷光扈扈而
煬燿兮紛郁郁而暘美華芳暎其發越兮時恍惚而莫貴非惜身

之埒軻兮憐眾美之憔悴游精神于大宅兮抗玄妙之常操處清
靜已養志兮實吾心之所樂山峨峨而造天兮林冥冥而暘茂鸞
回翔索其羣兮鹿哀鳴而求其友誦古今已散思兮覽聖賢已自
鎮嘉孔丘之知命兮大老聃之貴玄德與道其孰寶兮名與身其
孰親陂山谷而閑處兮守寂寞而存神夫莊周之釣魚兮辭卿相
之顯位於陵子之灌園兮似至人之髣髴蓋隱約而得道兮羌窮
悟而入術離塵垢之窈冥兮配喬松之妙節惟吾志之所庶兮固
與俗之不同既俶高而高引兮願觀其從容

後漢馮衍傳又略見
藝文類聚二十六

楊節賦序

馮子耕于驪山之阿渭水之陰廢弔問之禮絕游宦之路眇然有
超物之心無偶俗之志

文選潘岳西征
賦注初學記六

上疏自陳

臣伏念帝王大體古今通論常獨慨然夫已高祖之略而陳平之

大五百八十二
小五十一

謀毀之則疏譽之則親曰文帝之明而魏尚之忠繩之曰法則爲
罪施之曰德則爲功逮至晚世董仲舒言道德見妒于公孫引李
廣奮節于匈奴見排于衛青此忠臣之常爲流涕也臣衍自惟微
賤之臣上無無知之薦下無馮唐之說乏董生之才寡李廣之勢
而欲免讒口濟怨嫌豈不難哉臣衍之先祖曰忠貞之故成私門
之禍而臣衍復遭擾攘之時值兵革之際不敢回行苟容曰求時
之利事君無傾邪之謀將帥無虜掠之心衛尉陰興敬慎周密內
自修敕外遠嫌疑故敢與交通與知臣之貧數欲本業之臣自惟
無三益之才不敢處三損之地固讓而不受之昔在更始太原執
貨財之柄居倉卒之間據位食祿二十餘年而財產歲狹居處曰
貧家無布帛之積出無輿馬之飾于今遭清明之世飭躬力行之
秋而怨讐叢興譏議橫世蓋富貴易爲善貧賤難爲工也疏遠壟
畝之臣無望高闕之日惶恐自陳曰救罪過

袁宏後漢紀八又
見後漢馮衍傳

上書陳事

一曰顯文德二曰褒武烈三曰修舊功四曰招俊傑五曰明好惡

六曰簡法令七曰差祿秩八曰撫邊境

袁宏後漢紀六
後漢馮衍傳

說廉丹

衍聞順而成者道之所大也逆而功者權之所貴也是故期于有成不問所由論于大體不守小節昔逢丑父伏軾而使其君取飲稱于諸侯鄭祭仲立突而出忽終得復位美于春秋蓋曰死易生曰存易亡君子之道也詭于眾意寧國存身賢智之慮也故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若夫知其不可而必行之破軍殘眾無補于主身死之日負義于時知者不為勇者不行且衍聞之得時無怠張良曰五世相韓椎秦始皇博浪之中勇冠平賁育名高乎泰山將軍之先為漢信臣新室之興英俊不附今海內潰亂人懷漢德甚于詩人思召公也愛其甘棠而況

子孫乎人所歌舞天必從之方今爲將軍計莫若屯據大郡鎮撫
吏士砥礪其節百里之內牛酒日賜納雄桀之士詢忠智之謀要
將來之心待從橫之變興社稷之利除萬人之害則福祿流于無
窮功烈著于不滅何與軍覆于中原身膏于草野功敗名喪恥及
先祖哉聖人轉禍而爲福智士因敗而爲功願明公深計而無與

俗同後漢馮衍傳

復說廉丹

蓋聞明者見于無形智者慮于未萌況其昭哲者乎凡患生于所
忽禍發于細微敗不可悔時不可失公孫鞅曰有高人之行負非
于世有獨見之慮見贅于人故信庸庸之論破金石之策襲當世
之操失高明之德夫決者智之君也疑者事之役也時不重至公

勿再計後漢馮衍傳

計說鮑永

衍聞明君不惡切慤之言。曰：測幽冥之論，忠臣不顧爭引之患。已達萬機之變。是故君臣兩興功名，兼立銘勒金石，令問不忘。今衍幸逢寬明之日，將值危言之時，豈敢拱默避罪而不竭其誠哉！伏念天下離王莽之害久矣，始自東郡之師，繼自西海之役，巴蜀沒于南夷，緣邊破于北狄，遠征萬里，暴兵累年，禍擘未解，兵連不息，刑法彌深，賦斂愈重，眾彊之黨橫擊于外，百僚之臣貪殘于內，元元無聊，饑寒竝臻，父子流亡，夫婦離散，廬落丘墟，田疇蕪穢，疾疫大興，災異蜂起。于是江湖之上海岱之濱，風騰波涌，更相駘藉，四垂之人，肝腦塗地，死亡之數，不啻大半，殃咎之毒，痛入骨髓。匹夫僮婦，咸懷怨怒，皇帝曰：聖德靈威，龍興鳳舉，率宛葉之眾，將散亂之兵，啗血昆陽，長驅武關，破百萬之陳，摧九虎之軍，雷震四海，席卷天下，攘除禍亂，誅滅無道，一莽之閒，海內大定，繼高祖之休烈，修文武之絕業，社稷復存，炎精更輝，德冠往初，功無與二。天下自

呂去亡新就聖漢當蒙其福而賴其願樹恩布德易呂周洽其猶
順驚風而飛鴻毛也然而諸將虜掠逆倫絕理殺人父子妻人婦
女燔其室屋略其財產饑者毛食寒者裸跣冤結失望無所歸命
今大將軍呂明淑之德秉大使之權統三軍之政存撫并州之人
惠愛之誠加乎百姓高世之聲聞乎羣士故其延頸企踵而望者
非特一人也且大將軍之事豈得在于珪璧其行束修其心而已
哉將定國家之大業成天地之元功也昔周宣中興之主齊桓霸
疆之君耳猶有申伯召虎夷吾吉甫攘其蝥賊安其疆宇況乎萬
里之漢明帝復興而大將軍爲之梁棟此誠不可已忽也且衍聞
之兵久則力屈民愁則變生今邯鄲之賊未滅眞定之際復擾而
夫將軍所部不過百里守城不休戰軍不息兵革雲翔百姓震駭
柰何自怠不爲深憂夫并州之地東帶名關北逼疆胡年穀獨孰
人庶多資斯四戰之地攻守之場也如其不虞何呂待之故曰德

不素積人不爲用備不豫具難已應卒今生人之命縣于將軍將
軍所杖必須良才宜改易非任更選賢能夫十室之邑非有忠信
審得其人已承大將軍之明則雖山澤之人無不感德思樂爲用
矣然後簡精銳之卒發屯守之士三軍既整甲兵已具相其土地
之饒觀其水泉之利制屯田之術習戰射之教則威風遠暘人安
其業矣若鎮太原撫上黨收百姓之歡心樹名賢之良佐天下無
變則足已顯聲譽一朝有事則可已建大功惟大將軍開日月之明
發深淵之慮監六經之論觀孫吳之策省羣議之是非詳眾士之
白黑已超周南之迹垂甘棠之風令夫功烈施于千載富貴傳于
無窮伊望之策何已加茲後漢馮衍傳又見藝文類聚二十五
非說鮑永今考建武初衍未辟鄧禹府禹亦未至并州至罷
兵來降見黜之後始詣鄧禹耳此當從范書作說鮑永爲是

詣鄧禹賤

今日裴與裴孰急見雨則裴不用上堂則裴不御此更爲適者也

大五百九十八
小七十七

今敬通逢堂蓁之不遇也

御覽七百六十五

遺田邑書

蓋聞晉文出奔而子犯宣其忠趙武逢難而程嬰明其賢二子之義當矣今三王背叛赤眉危國天下螳動社稷顛隕是忠臣立功之日志士馳馬之秋也伯玉擢選剖符專宰大郡夫上黨之地有四塞之固東帶三關西爲國蔽柰何舉之曰資彊敵開天下之匈假仇讐之刃豈不哀哉衍聞之委質爲臣無有二心挈瓶之智守不假器是曰晏嬰臨盟擬曰曲戟不易其辭謝息守郟脅曰晉魯不喪其邑由是言之內無鉤頸之禍外無桃萊之利而被畔人之聲蒙降城之恥竊爲左右羞之且邾庶其竊邑畔君曰要大利曰賤而必書莒牟夷曰土地求食而名不滅是曰大丈夫動則思禮行則思義未有背此而身名能全者也爲伯玉深計莫若與鮑尙書同情戮力顯忠貞之節立超世之功如曰尊親係累之故能捐

位投命歸之尚書大義既全敵人紆怨上不損剖符之責下足救老幼之命申眉高談無愧天下若乃貪上黨之權惜全邦之實衍恐伯玉必懷周趙之憂上黨復有前年之禍昔晏平仲納延陵之誨終免欒高之難孫林父違穆子之戒故陷終身之惡曰為伯玉聞此至言必若刺心自非嬰城而堅守則策馬而不顧也聖人轉禍而為福智士因敗曰成勝願自彊于時無與俗同後漢衍傳今曰一節之任建三軍之威豈特寵其八尺之竹犂牛之尾也覽

二百七十四

左平山東右匡社稷

文選殷仲文解上書表注

說鄧禹書

衍聞昔者先王學大道曰觀于政夫為君而不明于道上無曰承天下無曰化民為臣而不明于道進無曰事君退無曰修身聖朝天然之資將軍純茂之德誠少游神乎經書之林馳情乎立妙之

大五百五十四
小三十一

中明照于日月而智溢于四海聖朝享堯舜之榮將軍荷稷契之

烈自然理也

藝文類聚五十五

夫虎豹愛大林蛟龍愛大水

御覽八百九十二

與鄧禹書

衍曰為寫神輸意則聊城之說碧雞之辨不足難也

文選劉峻廣絕交論注

與陰就書

衍聞神龍驤首幽雲景蒸明聖修德志士思名是曰意同情合聲比相應也伏見君侯忠孝之性慈仁愍勸論義周密思慮深遠顧曰微賤數蒙聖恩被侯大惠衍年老被病恐一旦無祿命先犬馬懷抱不報齋恨入冥思剖肝膽有曰塞責方今天下安定四海咸服蒙恩更生之臣無所效其死力側聞東平山陽王壯當之國擇除官屬衍不自量願侯白曰衍備門衛鄙語曰水不激不能破舟矢不激不能飲羽不念舊惡名賢所高負責之臣欲言不敢惟侯

哀憐深留聖心則闔棺之日魂復何恨後漢馮衍傳注引衍集

又與陰就書

奏曹掾馮衍叩頭死罪衍材素愚篤行義污穢外無鄉里之譽內無汗馬之勞猥蒙明府天覆之德華寵重疊閒者掾史疑衍之罪眾煦颺山當為灰土賴蒙明察揆其素行復保首領倍知厚德篤干慈父寢淫肌膚滲漉骨髓德重山嶽澤深河海前送妻子還淄縣遭逢暑雨已七月還至陽武聞詔捕諸王賓客惶怖詣闕冀先事自歸十一日到十二日上書上字本脫從文選江淹恨賦注補報歸田里即日束手詣洛陽詔獄十五日夜詔書勿問得出遭雨又疾大困冀高世之德施已田子老馬之惠贈已秦穆駿馬之恩使長有依歸已效忠心後漢馮衍傳注與婦弟任武達書天地之性人有喜怒夫婦之道義有離合先聖之禮士有妻妾雖

大五百
小五十三

宗之眇微尙欲踰制年衰歲暮恨入黃泉遭遇嫉妬家道崩壞五
子之母足尙在門五年已來日甚歲劇曰白爲黑曰非爲是造作
端末妄生首尾無罪無辜讒口嗷嗷亂匪降天生自婦人青蠅之
心不重破國嫉妬之情不憚喪身牝鷄之晨維家之索古之大患
今始于衍醉飽過差輒爲桀紂房中調戲布散海外張目抵掌曰
有爲無痛徹蒼天毒流五臟愁令人不賴生忿令人不顧禍入門
着牀繼嗣不育紡績織紉子無女工家貧無僮賤爲匹夫故舊見
之莫不悽愴會無憫惜之恩唯一婢武達所見頭無釵澤面無脂
粉形骸不蔽手足抱土不原其窮不揆其情跳梁大叫呼若入冥
販糖之妾不忍其態計婦當去久矣念兒曹小家無它使哀憐姜
豹常爲奴婢惻惻焦心事事腐腸訥訥籍籍不可聽聞暴虐此婢
不死如髮半年之間膿血橫流婢病之後姜竟舂炊豹又觸冒泥
塗寸心爲愴然縑縠放散冬衣不補端坐化亂一縷不貫旣無婦道

又無母儀忿見侵犯恨見狼籍依倚鄭合如居天上持質相劫詞
 語百車劔戟在門何暇有讓百弩環舍何可疆復舉宗達人解說
 詞如循環口如布穀縣幡竟天擊鼓動地心不為惡身不為搖宜
 詳居錯且自為計無已上書告訴相恐狗吠不驚自信其情不去
 此婦則家不寧不去此婦則家不清不去此婦則福不生不去此
 婦則事不成自恨已華盛時不早自定至于垂白家貧身賤之日
 養癰長疽自生禍殃衍已室家紛然之故捐棄衣冠側身山野絕
 交游之路杜仕宦之門闔門不出心專耕耘已求衣食何敢有功
 名之路哉後漢馮衍傳注引衍集又見藝文類聚三十五案文選任彥昇為范尚書讓吏部封侯第一表注引東觀漢記曰馮敬通廢于家娶北地任氏女為妻忌不得蓄媵妾兒女常自操井曰

咨任武達書

敢不露陳宿昔之意文選鮑照白頭吟注

與宣孟書

大五百五十五
 小八十

小一百三十五
大二百六十五

居室之義人之大倫思厚歡和之節樂定金石之固又自傷前遭

不其比有去兩婦之名事誠不得不然豈中心之所好哉後漢馮衍傳注

書帶之垂容育常規之華對感之英二十五

百齡之期未有能至文選頭陀寺碑文注

問交後漢馮衍傳注衍集有問交一篇

德誥注

沈情幽思引六經之精微文選蜀都賦注

仲尼言語不習則子貢侍文選顏延之皇太子釋奠會詩注

慎情後漢馮衍傳注衍集有慎情一篇

刀陽銘

脩爾甲兵用戒不虞見危致命臨事而懼文不可匿武不可黷文

武孔純荷天子祿藝文類聚六十御覽三百四十六

刀陰銘

溫溫穆穆配天之威苗裔無疆福報永綏藝文類聚六十御覽三百四十六

杖銘

杖莫如信行莫如仁惠而無實怨及爾身趙武之珍子罕之寶二

子之迹蓋近于道藝文類聚六十九

車銘

乘車必護輪治國必愛民車無輪安處國無民誰與藝文類聚七十一初學記

五

席前右銘

修爾容貌飾爾衣服文之曰辭實之曰德初學記二十五

席後右銘

冠帶之張從容有常威儀之華惟德之英初學記二十五

杯銘

樂則思舊燕則思懼民之失德乾餱曰愆藝文類聚七十三御覽七百五十九

九一百六十
小一百二十五

爵銘

文卷二十

福如江海壽配列真

文選魏都賦景福殿賦注江賦注

銘

元正上日百福孔靈

初學記四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漢文卷二十終

大七十一
小十九

全後漢文卷二十一

烏程嚴可均校輯

吳漢

漢字子顏南陽宛人莽時為縣亭長坐法亡命更始初拜安樂令光武徇河北拜偏將軍從平王郎賜號建策侯拜大將軍及即位拜大司馬更封舞陽侯明年定封廣平侯建武二十年卒諡曰忠侯

奏劾朱祐

秦豐狡猾連年固守陛下親踰山川遠至黎丘開日月之信而豐悖逆天下所聞當伏誅滅已謝百姓祐不即斬截已示四方而廢詔命聽受豐降無將帥之任大不敬

袁宏後漢紀四建武四年

令軍中

賊眾雖多皆劫掠羣盜勝不相讓敗不相救非有仗節死義者也

今日封侯之秋諸君勉之

後漢吳漢傳建武三年與劉永將周建戰不利椎牛饗士令軍中

說陳康

蓋聞上智不處危已僥倖中智能因危已為功下愚安于危已自
亡危亡之至在人所由不可不察今京師敗亂四方雲擾公所聞
也蕭王兵彊士附河北歸命公所見也謝躬內背蕭王外失眾心
公所知也今公據孤危之城待滅亡之禍義無所立節無所成不
若開門內軍轉禍為福免下愚之敗收中智之功此計之至者也

後漢吳漢傳光武因謝躬在外乃使漢與岑彭襲其城漢先令辨士說陳康云云康然之開門內漢等

馮異

異字公孫潁川父城人莽時為郡掾監五縣光武為司隸校尉
署為主簿從徇河北拜偏將軍封應侯及為蕭王進孟津將軍
建武二年封陽夏侯尋拜征西大將軍領北地安定太守事守
征虜將軍行天水太守事十年卒于軍諡曰節侯

上書自陳

臣本諸生遭遇受命之會充備行伍過蒙恩私位大將爵通侯受任方面臣立微功皆自國家謀慮愚臣無所能及臣伏自思惟臣詔敕戰攻每輒如意時臣私心斷決未嘗不有悔國家獨見之明久而益遠乃知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當兵革始起擾攘之時豪傑競逐迷惑千數臣臣遭遇託身聖明在傾危溷殽之中尚不敢過差而況天下平定上尊下卑而臣爵位所蒙巍巍不測乎誠冀臣謹敕遂自終始見所示臣章戰慄怖懼伏念明主知臣愚性固敢因緣自陳

後漢馮異傳又見袁宏後漢紀五有刪節又有小異

遺李軼書

愚聞明鏡所已照形往事所已知今昔微子去殷而入周項伯畔楚而歸漢周勃迎代王而黜少帝霍光尊孝宣而廢昌邑彼皆畏天知命重祖宗而憂萬民覩存亡之符效見廢興之必然故能成

功于一時垂業于萬世也苟合長安尚可扶助延期歲月疏不閒
親遠不踰近季文豈能居一隅哉今長安壞亂赤眉臨郊王侯構
難大臣乖離綱紀已絕四方分崩異姓竝起此劉氏之憂也是故
蕭王跋涉霜雪躬當矢石經營河北方今英俊雲集百姓風靡雖
邠岐慕周不足已喻今馬子張皆復親幸爵位如此謝躬違戾伏
辜如彼又明效也季文誠能覺悟成敗亟定大計論功古人轉禍
為福在此時矣如猛將長驅嚴兵圍城雖有悔恨亦無及已

紀二又見後漢馮異傳各有刪節

任光

光字伯卿南陽宛人莽時為鄉嗇夫郡縣吏漢兵起為安集掾
拜偏將軍更始初拜信都太守光武徇河北召為左大將軍封
武城侯及即位更封阿陵侯

討王郎檄

大五百一十二
小四十一

大司馬劉公將城頭子路刁子都兵百萬眾從東方來擊諸反虜

後漢任光傳世祖使光將兵從光乃多作機文遣騎馳至鉅鹿界中

任延

延字長孫南陽宛人年十二游太學號聖童隗囂請不就更始

元年拜會稽都尉時年十九建武初徵為九真太守左轉睢陽

令遷武威太守左轉召陵令明帝即位拜潁川太守徵為河內

太守卒官

下主簿鍾離意教

龍丘先生清過夷齊志慕原憲都尉洒掃其門猶懼辱之何召之

有御覽五百二引謝承後漢書龍丘萇吳郡人王莽篡位隱居大山更始時任延年十九為東都尉折節下士鍾離意為主簿自

請君萇為門下祭酒延教

蓋延

延字巨卿漁陽要陽人莽時為郡掾歷幽州從事彭寵為太守

召署營尉行護軍光武徇河北拜偏將軍賜號建功侯及即位拜虎牙將軍更封安平侯後為左馮翊建武十五年卒于官

上疏辭誠輕敵

臣幸得受干戈誅逆虜奉職未稱久留天誅當恐污辱名號不及等倫天下平定已後曾無尺寸可數不得預竹帛之編明詔深閔做戒備具每事奉循詔命必不敢為國之憂也

後漢蓋延傳帝曰延輕敵深入數日

書誠之注引東觀記延上疏辭

邳彤

彤字偉君信都人莽時為和成卒正光武徇河北已為和成太守拜後大將軍封武義侯建武元年更封靈壽侯行大司空事後拜太常轉少府免復為左曹侍中

報父弟妻子

事君者不得顧家彤親屬所已至今得安于信都者劉公之恩也

大三百八十七
小一百一十六

公方爭國事彤不得復念私也

後漢邳彤傳王郎所置信都王捕繫彤父弟及妻子使為手書呼彤

曰降者封爵不降族滅彤涕泣報

耿純

純字伯山鉅鹿宋子人莽時除納言士更始初李軼承制已為騎都尉光武徇河北拜前將軍封耿鄉侯及即位更封高陽侯拜東郡太守坐事免尋定封東光侯歷太中大夫復為東郡太守建武十三年卒官諡曰成侯

上書自陳

前在東郡案誅涿郡太守朱英親屬今國屬涿誠不自安

後漢耿純傳注

引續漢書

報真定王劉揚書

奉使見王侯牧守不得先詣如欲面會宜出傳舍

後漢耿純傳

臧宮

宮字君翁潁川邠人莽時爲縣亭長後入下江兵爲校尉從光武徇河北進偏將軍及卽位已爲侍中騎都尉明年封成安侯尋拜輔威將軍更封期思侯公孫述平拜廣漢太守更封鄼侯徵還定封朗陵侯拜太中大夫遷城門校尉轉左中郎將永平元年卒謚曰愍侯

與馬武上書請滅匈奴

匈奴貪利無有禮信窮則稽首安則侵盜緣邊被其毒痛內國憂其抵突虜今人畜疫死旱蝗赤地疫困之力不當中國一郡萬里死命縣在陛下福不再來時或易失豈宜固守文德而墮武事乎今命將臨塞厚縣購賞喻告高句驪烏桓鮮卑攻其左發河西四郡天水隴西羌胡擊其右如此北虜之滅不過數年臣恐陛下仁恩不忍謀臣狐疑令萬世刻石之功不立于聖世

後漢臧宮傳

董崇

大四百二十一
小六十二

崇扶風茂陵人莽時與寇恂同師事安上望之建武初從恂至

河內

說寇恂

上新即位四方未定而君侯曰此時據大郡內得人心外破蘇茂

威震鄰敵功名發聞此讒人側目怨禍之時也昔蕭何守關中悟

鮑生之言而高祖悅今君所將皆宗族昆弟也無乃當目前人為

鏡戒後漢寇恂傳又見袁宏後漢紀三有小異

來歙

歙字君叔南陽新野人光武祖姑之子仕更始為吏從入關曰

病去依漢中王劉嘉及更始敗來歸拜太中大夫遷中郎將建

武十一年為公孫述刺客所殺追贈征羌侯諡曰節侯

奏薦馬援

隴西侵殘非馬援莫能定後漢馬援傳

上書言隴右事

隗囂雖死西州未平公孫述已隴西天水為蕃蔽故得延其軀命如二州既平則述計窮矣昔趙已賈人為將高祖懸已重賞今隴右新破百姓饑饉可已利動時也宜益資軍實已誘未附今誠知國用未足民勞于內然天下未定不得休息

袁宏後漢紀六來錄說上又見後漢來錄

傳錄因上書無首

二語文亦小異

公孫述已隴西天水為蕃蔽故得延命假息今二郡平蕩則述智計窮矣宜益選兵馬儲積資糧昔趙之將帥多賈人高帝懸之已重賞今西州新破兵人疲饉若招已財穀則其眾可集臣知國家所給非一用度不足然有不得已也

後漢來錄傳

被刺自書遺表

臣夜入定後為何人所賊傷中臣要害臣不敢自惜誠恨奉職不稱已為朝廷羞夫理國已得賢為本太中大夫段襄骨鯁可任願

陛下裁察又臣兄弟不肖終恐被罪陛下哀憐數賜教督後漢來

來歷

歷字伯珍歛曾孫襲爵征羌侯永元中為侍中監羽林右騎永
初中遷射聲校尉永寧時為執金吾延光中遷太僕曰諫廢太
子免安帝崩起為將作大匠順帝即位遷衛尉拜車騎將軍後
為大鴻臚

廢太子議

經說年未滿十五過惡不在其身且男吉之謀皇太子容有不知
宜選忠良保傅輔曰禮義廢置事重此誠聖恩所宜宿畱後漢來

朱祐

祐字仲先南陽宛人更始初齊武王曰為大司徒護軍復為光
武大司馬護軍進偏將軍封安陽侯建武初拜建義大將軍更
封堵陽侯後封鬲侯

奏改諸王爲公

古者人臣受封不加王爵可改諸王爲公

後漢朱祐傳

奏三公去大

宜令三公竝去大名呂法經典同

耿弇

弇字伯昭扶風茂陵人光武徇河北呂爲門下史進偏將軍及爲蕭王拜大將軍建武初拜建威大將軍封好時侯永平元年卒諡曰愍侯

上疏請徵

大兵未會臣不能獨進且臣家屬皆在上谷京師無骨肉之親願

得還洛陽

袁宏後漢紀四

上書言討張步事狀

臣據臨淄濊塹高壘張步從劇縣來攻疲勞飢渴欲進誘而攻之

大三百七十九
小二十九

欲去隨而擊之臣依營而戰精銳百倍已逸待勞已實擊虛旬日之間步首可獲

後漢耿弇傳
注引袁崧書

耿舒

舒弇弟光武徇河北已為復胡將軍建武中進中郎將

與兄弇書

前舒上書當先擊充糧雖難運而兵馬得用軍人數萬爭欲先奮今壺頭竟不得進大眾怫鬱行死誠可痛惜前到臨鄉賊無故自致若夜擊之即可殄滅伏波類西域賈胡到一處輒止已失利今果疾疫皆如舒言

後漢馬援傳

耿國

國字叔慮一作叔憲弇第三弟建武中為黃門侍郎遷射聲校尉拜駙馬都尉歷頓丘陽翟上蔡令徵為五官中郎將二十七年代馮勤為大司馬

南匈奴稱藩議

臣已為宜如孝宣故事受之令東扞鮮卑北拒匈奴率厲四夷完復邊郡使塞下無晏開之警萬世有安寧之策也

後漢耿弇附傳

耿秉

秉字伯初國子已父任為郎永平中歷謁者僕射駙馬都尉章帝即位拜征西將軍遷度遼將軍徵為執金吾章和中復拜征西將軍封美陽侯永元二年代桓虞為光祿勳明年卒諡曰桓侯

上書言匈奴事

中國虛費邊陲不寧其患專在匈奴已戰去戰可也故君不可已怒而興師將不可已愠而合戰鼓之已仁義為國之寶矣

袁宏後漢紀十

上言宜許南單于出兵

昔武帝單極天下欲臣虜匈奴未遇天時事遂無成宣帝之世會

呼韓來降故邊人獲安中外爲一生人休息六十餘年及王莽篡位變更其號耗擾不止單于乃畔光武受命復懷納之緣邊壞郡得已還復烏桓鮮卑咸脅歸義威鎮四夷其效如此今幸遭天授北虜分爭已夷伐夷國家之利宜可聽許

後漢南匈奴傳

兵事議

孝武時始事匈奴援引弓之類并左衽之屬故不可得而制也漢既得河西四郡及居延朔方徙民已充之根據未堅匈奴猶出爲寇其後羌胡分離四郡堅固居延朔方不可傾拔虜遂失其肥饒畜兵之地惟有西域俄復內屬呼韓邪單于請款塞是故其勢易乘也今有南單于形勢相侶然西域尚未內屬北虜未有疊作臣愚已爲當先擊白山得伊吾破車師通使烏孫諸國已斷其右臂未可先擊匈奴也伊吾亦有匈奴南呼衍一部破此復爲折其左角觀往者漢兵出匈奴輒爲亂五單于爭來必不已五將出

之故也今可先擊白山已觀其變擊匈奴未晚也

袁宏後漢紀十

耿恭

恭字伯宗身第四弟廣之子秉從兄永平末為劉張騎都尉司馬拜戊校尉屯金蒲城為匈奴所攻會明帝崩救不至車師復叛拒守踰年建初初迎歸拜騎都尉遷長水校尉後已征羌事忤馬防徵下獄免

上言鎮撫西羌事

故安豐侯竇融昔在西州甚得羌胡腹心今大鴻臚固即其子孫前擊白山功冠三軍宜奉大使鎮撫涼部令車騎將軍防屯軍漢

陽已為威重

後漢耿弇附傳初恭出隴西上言

朱浮

浮字叔元沛國蕭人初從光武為大司馬主簿遷偏將軍從破邯鄲拜大將軍幽州牧建武二年封武陽侯為彭寵所攻逃歸

大五百一十七
小二十九

拜執金吾徙封父城侯遷太僕二十年代竇融爲大司空後坐
事免徙封新息侯永平中賜死

上疏乞援師

昔楚宋列國俱爲諸侯莊王曰宋執其使遂有投袂之師魏公子
顧朋友之要觸冒強秦之鋒夫楚魏非有分職匡正之大義也莊
王但爲爭強而發忿公子曰一言而立信耳今彭寵反叛張豐逆
節曰爲陛下必棄捐它事曰時滅之旣歷時月寂漠無音從圍城
而不救放逆虜而不討臣誠惑之昔高祖聖武天下旣定猶身自
征伐未嘗寧居陛下雖興大業海內未集而獨逸豫不顧北垂百
姓遑遑無所繫心三河冀州曷足曰傳後哉今秋稼已熟復爲漁
陽所掠張豐狂悖姦黨日增連年拒守吏士疲勞甲冑生蟣蝨已
弩不得弛上下焦心相望救護仰希陛下生活之恩

後漢朱浮傳

因日食上疏言牧守換易宜簡

臣聞日者眾陽之所宗君上之位也凡居官治民據郡典縣皆爲陽爲上爲尊爲長若陽上不明尊長不足則于動三光垂示王者五典紀國家之政鴻範別災異之文皆宣明天道已徵來事者也陛下哀愍海內新離禍毒保宥生人使得蘇息而今牧人之吏多未稱職小違理實輒見斥罷豈不粲然黑白分明哉然已堯舜之盛猶加三考大漢之興亦累功效吏皆積久養老于官至名子孫因爲姓氏當時吏職何能悉理論議之徒豈不諛譁蓋已爲天地之功不可倉卒艱難之業當累日月而閒者守宰數見換易迎新相代疲勞道路尋其視事日淺未足昭見其職旣加嚴切人不自保各相顧望無自安之心有司或因睚眦已騁私怨苟求長短求媚上意二千石及長吏迫于舉劾懼于刺譏故爭飾詐僞已希虛譽斯皆羣陽騷動日月失行之應夫物暴長者必夭折功卒成者必亟壞如摧長久之業而造速成之功非陛下之福也天下非一

時之用也海內非一旦之功也願陛下遊意于經年之外望化于

一世之後天下幸甚

後漢朱浮傳

上疏言州牧劾奏宜下三府覆案

陛下清明履約率禮無違自宗室諸王外家后親皆奉遵繩墨無
黨勢之名至或乘牛車齊于編人斯固法令整齊下無作威者也
求之于事宜曰和平而災異猶見者而豈徒然天道信誠不可不
察竊見陛下疾往者上威不行下專國命卽位曰來不用舊典信
刺舉之官黜鼎輔之任至于有所劾奏便加免退覆案不關三府
罪譴不蒙澄察陛下曰使者爲腹心而使者曰從事爲耳目是爲
尚書之平決千百石之吏故羣下苛刻各自爲能兼曰私情容長
憎愛在職皆競張空虛曰要時利故有罪者心不厭服無咎者坐
被空文不可經盛衰貽後王也夫事積久則吏自重吏安則人自
靜傳曰五年再閏天道乃備夫曰天地之靈猶五載曰成其他況

人道哉臣浮愚慙不勝惓惓願陛下留心千里之任省察偏言之

奏後漢朱浮傳

上書請廣選博士

夫太學者禮義之宮教化所由興也陛下尊敬先聖垂意古典宮室未飾于戈未休而先建太學造立橫舍比日車駕親臨觀饗將已弘時雍之化顯勉進之功也尋博士之官為天下宗師使孔聖之言傳而不絕舊事策試博士必廣求詳選爰自畿夏延及四方是已博舉明經唯賢是登學者精勵遠近同慕伏聞詔書更試五人唯取見在洛陽城者臣恐自今已往將有所失求之密邇容或未盡而四方之學無所勸樂凡試策之本貴得其真非有期會不及遠方也又諸所徵試皆私自發遣非有傷費煩擾于事也語曰中國失禮求之于野臣浮幸得與講圖讖故敢越職後漢朱浮傳

上言織綬成

六五百八十二
小十七

詔書曰百官皆帶王莽時綬又不齊因前袁安故綬工李涉等六家所織綬不能具丙丁文能如組狀募能為丙丁文謹圖一綬丙丁制度賜縑五十匹今王莽時六安都尉畱應募能為丙丁文謹處武庫給食畱晝夜思念諷誦狂癡三十日病愈今又曰成請賜縑五十匹

御覽六百八十二引博物志

奏更乘輿綬

車府丞橫受詔乘輿綬五采何黃多也可更用赤絲為地

初學記二十六

引漢名臣奏

與彭寵書

蓋聞知者順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常竊悲京城太叔曰不知足而無賢輔卒自棄于鄭也伯通曰名字典郡有佐命之功臨人親職愛惜倉庫而浮秉征伐之任欲權時救急二者皆為國耳即疑浮相譖何不詣闕自陳而為族滅之計乎朝廷之于伯通恩亦厚

矣委呂大郡任呂威武事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孫之親匹夫媵母尚能致命一餐豈有身帶三綬職典大邦而不顧恩義生心外畔者乎伯通與吏民語何呂爲顏行步拜起何呂爲容坐臥念之何呂爲心引鏡窺影何呂施睂目舉措建功何呂爲人惜乎棄休令之嘉名造鴟梟之逆謀捐傳世之慶祚招破敗之重災高論堯舜之道不忍桀紂之性生爲世笑死爲愚鬼不亦哀乎伯通與耿俠遊俱起佐命同被國恩俠遊謙讓屢有降挹之言而伯通自伐呂爲功高天下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懷慙而還若呂子之功論于朝廷則爲遼東豕也今乃愚妄自比六國六國之時其勢各盛廓土數千里勝兵將百萬故能據國相持多歷年世今天下幾里列郡幾城奈何呂區區漁陽而結怨天子此猶河濱之人捧土呂塞孟津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今天下適定海內願安土無賢不肖皆樂立名于世而伯通獨中風

大五百五十一
小二十四

狂走自捐盛時內聽驕婦之失計外信讒邪之諛言長為羣后惡法永為功臣鑒戒豈不誤哉定海內者無私讐勿曰前事自誤願留意顧老母幼弟凡舉事無為親厚者所痛而為見讐者所快

後漢

朱浮傳又見藝文類聚二十五

子密

子密姓氏未詳為彭寵蒼頭建武五年斬寵頭詣闕封不義侯

使彭寵作記告城門將軍

今遣子密等至子后蘭卿所速開門出勿稽留之

後漢書彭寵傳寵與朱浮不相

能帝遣寵從弟子后蘭卿諭之寵留子后蘭卿遂發兵反自立為燕王齋獨在便室蒼頭子密等因寵臥縛著牀呼其妻解寵手令作記書成即斬寵頭置囊中持記馳出城詣闕又見御覽五百引東觀漢記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漢文卷二十一終

大一百零八
小一百零九

全後漢文卷二十二

烏程嚴可均校輯

鄭興

興字少贛河南開封人更始初為丞相長史拜諫議大夫奉使
安集關西及朔方涼益二州還拜涼州刺史坐事免避亂隴西
依隗囂建武六年東歸徵拜太中大夫監岑彭傅俊軍及公孫
述死畱屯成都坐事左轉蓮勺令免客閬鄉三公累辟不就

說更始西都長安

陛下起自荆楚權政未施一朝建號而山西雄桀爭誅王莽開關
郊迎者何也此天下同苦王氏虐政而思高祖之舊德也今久不
撫之臣恐百姓離心盜賊復起矣春秋書齊小白入齊不稱侯未
朝廟故也今議者欲先定赤眉而後入關是不識其本而爭其末
恐國家之守轉在函谷雖臥洛陽庸得安枕乎

後漢鄭興傳

說隗囂不稱王

五函谷關周谷關

與

春秋傳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囂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聾聞者諸將集會無乃不道忠信之言大將軍之聽無乃阿而不察乎昔文王承積德之緒加之呂睿聖三分天下尚服事殷及武王即位八百諸侯不謀同會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未知天命還兵待時高祖征伐累年猶呂沛公行師今令德雖明世無宗周之祚威略雖振未有高祖之功而欲舉未可之事昭速禍患無乃不可乎惟將軍察之

後漢鄭興傳

日食上疏

春秋曰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人反德為亂亂則妖災生往年呂來謫咎連見意者執事頗有闕焉案春秋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傳曰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于是官降物君不舉避移時樂用鼓祝用幣史用辭今孟夏純乾用事陰氣未作

其災尤重夫國無善政則謫見日月變咎之來不可不慎其要在
因人之心擇人處位也堯知鯀不可用而用之者屈己之明因人
之心也齊桓反政而相管仲晉文歸國而任郟穀者是不私其私
擇人處位也今公卿大夫多舉漁陽太守郭伋可大司空者而不
曰時定道路流言咸曰朝廷欲用功臣功臣用則人位謬矣願陛
下上師唐虞下覽齊晉曰成屈己從眾之德曰濟羣臣讓善之功
夫日月交會數應在朔而頃年日食每多在晦先時而合皆月行
疾也日君象而月臣象君亢急則臣下促迫故行疾也今年正月
繁霜自爾曰來率多寒曰此亦急咎之罰天子賢聖之君猶慈父
之于孝子也丁寔申戒欲其反政故災變仍見此乃國之福也今
陛下高明而羣臣惶促宜畱思柔剋之政垂意洪範之法博採廣
謀納羣下之策

後漢鄭興傳

臣聞國無政不用善則取謫于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其道

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此應變之要也昔在帝堯洪水滔天帝求俾乂嶽曰鯀哉帝知鯀不可然猶屈己之是從嶽之非重違眾也昔齊桓公避亂于莒鮑叔從焉既反國鮑叔舉管仲桓公從之遂立九合之功晉文公奔翟從者五人既得晉國將謀元帥趙衰曰郟穀為閱禮樂敦詩書使將中軍而五子下之故能伏疆楚于城濮納天子于王城今袞職有闕朝論輒議功臣功臣用則鮑趙之舉息矣願陛下上師陶唐下覽齊晉己成屈己從眾之德己濟羣臣舉善之美臣聞上竭聰明則下懼其罪故曰者君象也月者臣象也君威亢急則臣道迫促願陛下畱神寬恕己崇柔克之德

袁宏後漢紀六案此與本傳各有刪節

鄭眾

眾字仲師興子永平初辟司空府己明經給事中遷越騎司馬己辭使匈奴繫廷尉會赦召為軍司馬拜護西域中郎將遷武

大五百九十九
小二十四

威太守歷左馮翊建初六年代鄧彪爲大司農八年卒官有春秋左氏傳條例九卷孝經注二卷

上疏請爵耿恭

耿恭已單兵固守孤城當匈奴之衝對數萬之眾連月踰年心力困盡鑿山爲井煮弩爲糧出于萬死無一生之望前後殺傷醜虜數千百計卒全忠勇不爲大漢恥恭之節義古今未有宜蒙顯爵已厲將帥後漢耿恭傳

上疏諫遣使報單于

臣伏料北單于所欲致漢使者欲已離南單于合西域諸國耳故汲汲已致漢使使既到偃蹇自若臣愚已爲于今宜且勿答南單于本來歸義者望呼韓邪之助故歸心不二烏桓慕化并力保蕃今聞北單于不屈漢復通使不止恐南單于必懷疑而烏桓亦有三心單于久居漢地具知形勢萬分離析規爲邊害其憂不輕今

幸有渡遼之眾揚威北垂雖勿答不敢為害袁宏後漢紀十其要下神全

臣伏聞北單于所已要致漢使者欲已離南單于之眾堅三十六

國之心也又當揚漢和親誇示鄰敵合西域欲歸化者局足狐疑

懷土之人絕望中國耳漢使既到便偃蹇自信若復遣之虜必自

謂得謀其羣臣駁議者不敢復言如是南庭動搖烏桓有離心矣

南單于久居漢地具知形勢萬分離析旋為邊害今幸有度遼之

眾揚威北垂雖勿報答不敢為患後漢鄭興附傳

上言辭使匈奴

臣前奉使不為匈奴拜單于恚恨故遣兵圍臣今復銜命必見陵

折臣誠不忍持大漢節對羶裘獨拜如令匈奴遂能服臣將有損

大漢之疆後漢鄭眾傳又見袁宏後漢紀九有小異

婚禮案晉書禮志下宋書禮志一竝云古者冠婚皆有醮鄭氏醮文三首具存此即三首之一

後漢鄭眾百官六禮辭大略同于周制而納采女家答辭末云

奉酒肉若干再拜反命其所稱前人不去吾子皆云君六禮文
皆封之先已紙封表又加已阜囊著篋中又已阜衣篋表訖已
大囊表之題檢文言謁表某君門下其禮物凡三十種各有謁
文外有贊文各一首封如禮文篋表訖蠟封題用阜帔蓋于箱
中無囊表便題檢文言謁篋某君門下便書贊文通共在檢上

通典五十八

案此約文

禮物案已玄纁羊雁清酒白酒粳米稷米蒲葦卷柏嘉禾長命
縷膠漆五色絲合歡鈴九子墨金錢祿得香草鳳皇舍利獸鴛
鴦受福獸魚鹿烏九子婦陽燧總言物之所象者玄象天纁法
地羊者祥也羣而不黨雁則隨陽清酒降福白酒歡之由粳米
養食稷米粢盛蒲眾多性柔葦柔之久卷柏屈卷附生嘉禾須
祿長命縷縫衣延壽膠能合異類漆內外光好五色絲章采屈
伸不窮合歡鈴音聲和諧九子墨長生子孫金錢和明不止祿

得香草為吉祥鳳凰雌雄伉合儷舍利獸廉而謙鴛鴦飛止須
匹鳴則相和受福獸體恭心慈魚處淵無射鹿者祿也烏知反
哺孝于父母九子婦有四德陽燧成明安身又有丹為五色之
榮青為色首東方始通典五十八案此即謁文之約文通典
者祥也蓋禮物三十種各
有謁有贊各題在檢上

婚禮謁文

納采始相與言語采擇可否之時問名謂問女名將歸卜之也納
言謂歸卜吉往告之也納徵用束帛徵成也請期請吉日將迎親

謂成禮也

藝文類聚四十

婚禮謁文贊

雁候陰陽待時乃舉冬南夏北貴有所藝文類聚九十一

秔米馥芬婚禮之珍

藝文類聚八十五

稷為天官

御覽八百四十八

卷柏藥草附生山顛屈卷成性終無自伸御覽九百八十九

嘉禾為穀班祿是宜吐秀五七乃名為嘉初學記二十七

長命之縷女工所為御覽八百三十一

九子之墨藏于松煙本性長生子孫圖邊初學記二十一御覽六百二十二

金錢為質所歷長久金取和明錢用不止御覽八百三十六

舍利為獸廉而能謙禮義乃食口無譏譽御覽九百十三

鴛鴦雌雄相類飛止相匹藝文類聚九十二

女貞之樹柯葉冬生寒涼守節險不能傾藝文類聚八十九案通典所載禮物三十種

自玄纁至陽燧僅二十九種而無女貞豈脫此一種邪抑女貞即九子婦邪當攷

趙熹

熹字伯陽南陽宛人更始初徵為郎中行偏將軍事曰破王尋

王邑功拜中郎將封勇功侯建武初拜簡陽侯相遷平原太守

後徵為太僕拜太尉賜爵關內侯明帝初封節鄉侯尋坐事免

起為衛尉行太尉事章帝初進太傅錄尚書事建初五年卒年

八十四

上言宜封禪

自古帝王每世之隆未嘗不封禪陛下聖德洋溢順天行誅撥亂中興作民父母修復宗廟救萬姓命黎庶賴福海內清平功成治定羣司禮官咸曰為宜登封告成為民報德百王所同當仁不讓宜登封岱宗正三雍之禮曰明靈契望秩羣神曰承天心也續漢祭祀

志上注補引東觀書太尉趙熹上言

奏上明帝尊號

禮祖有功宗有德孝明皇帝功德茂盛宜上尊號曰顯宗四時禘

食于世祖廟如孝文皇帝在高廟之禮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續漢

祭祀志下注補引東觀書章帝初即位太尉熹等奏

梁統

大三百八十三
小一百四十五

統字仲寧安定烏氏人初仕州郡更始時召補中郎將使安集涼州拜酒泉太守後爲武威太守建武五年與竇融遣使歸誠加宣德將軍及隗囂敗封成義侯隴蜀平入朝呂列侯奉朝請更封高山侯拜太中大夫後出爲九江太守定封陵鄉侯

刑罰務中疏

臣竊見元帝初元五年輕殊刑三十四事哀帝建平元年盡四年輕誅死者刑八十一事其四十二事手殺人者皆減死罪一等著爲常法自是呂後人輕犯法吏易殺人吏民俱失至于不羈臣愚呂爲刑罰不苟務輕務其中也君人之道仁義爲主仁者愛人義者政理愛人呂除殘爲務政理呂去亂爲心是呂五帝有流殛放殺之誅三王有大辟刻肌之刑所呂爲除殘去亂也故孔子稱仁者必有勇又曰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高帝受命誅暴平蕩天下制約令定法律傳之後世誠得其宜可常施行文帝寬惠溫克

遭世康平因時施恩省去肉刑除相坐之法他皆率由舊章天下
幾致升平武帝值中國隆盛財力有餘出兵命將征伐遠方軍役
數興百姓罷弊豪傑犯禁姦吏弄法故設首匿之科著知從之律
曰破朋黨曰懲隱匿宣帝聰明正直履道握要曰總御海內臣下
奉憲不失繩墨因循先典天下稱理元帝法律少所改更天下稱
安至孝成孝哀承平繼體卽位日淺聽斷尚寡丞相王嘉等輕爲
穿鑿猥曰數年之間虧除先帝舊約成律凡百有餘事或不便于
理或不厭民心臣謹表取其尤防政體害善良者傳奏如左伏惟
陛下苞五常履九德權時撥亂功逾文武德侔高皇誠宜博施濟
時而反因循季世之末節衰微之軌迹誠非所曰還初反本據元
更始也願陛下回神明察考量得失宣詔有司悉舉初元建平之
所穿鑿考其輕重察其化俗足曰知政教所處擇其善者而從之
其不善者而改之定不易之典施無窮之法天下幸甚

後漢梁統
傳晉書刑

法志通典一百六十三又
袁宏後漢紀六與此小異

復上言

有司已臣今所言不可施行尋臣之所奏非曰嚴刑竊謂高帝已
後至乎孝宣其所施行多合經傳宜比方今事驗之往古聿遵前
典事無難改不勝至願願得召見若對尚書近臣口陳其狀

傳又見晉書刑法志

後漢梁統

對尚書問狀

聞聖帝明王制立刑罰故雖堯舜之盛猶誅四凶經曰天討有罪
五刑五庸哉又曰爰制百姓于刑之衷孔子曰刑罰不衷則人無
所厝手足衷之為言不輕不重之謂也春秋之誅不避親戚所已
防患救亂坐安眾庶豈無仁愛之恩貴絕殘賊之路也自高祖之
興至于孝宣君明臣忠謀謨深博猶因循舊章不輕改革海內稱
理斷獄益少至初元建平所減刑罰百有餘條而盜賊浸多歲已

萬數間者三輔從橫羣輩竝起至燔燒茂陵火見未央其後隴西
北地西河之賊越州度郡萬里交結攻取庫兵劫略吏人詔書討
捕連年不獲是時曰天下無難百姓安平而狂狡之勢猶至于此
皆刑罰不衷愚人易犯之所致也由此觀之則刑輕之作反生大
患惠加姦軌而害及良善也故臣統願陛下采擇賢臣孔光師丹
等議後漢梁統傳議上遂寢不報

與杜林書

君非隗囂不降志辱身至簪蒿席草不食其粟文選任昉劉先生
夫人墓誌注引東

魏漢

梁松

松字伯孫統子少為郎尚光武女舞陰長公主襲封陵鄉侯再

遷虎賁中郎將永平初遷太僕坐罪免尋下獄死

上疏爭封石

登封之禮告功皇天垂後無窮曰為萬民也承天之敬尤宜章明
奉圖書之瑞尤宜顯著今因舊封竄寄玉牒故石下恐非重命之
義受命中興宜當特異曰明天意續漢祭祀志上上曰用石功難
欲及二月封故詔松欲因故封
石空檢更加封而已松上疏爭
之曰為云云又見通典五十四

祭泰山議

記曰齊將有事泰山先有事配林蓋諸侯之禮也河嶽視公侯王
者祭焉宜無即事之漸不祭配林續漢祭
祀志上

梁竦

竦字叔敬松弟坐松事徙九真後聽還本郡章帝納其女為貴
人生和帝建初八年為竇氏所陷死獄中永元九年事白追封
褒親侯諡曰愍侯

悼騷賦

彼仲尼之佐魯兮先嚴斷而後弘衍雖離讒曰鳴邑今卒暴誅于

兩觀殷伊周之協德兮暨太甲而俱靈豈齊量其幾微兮徒信已
已榮名雖吞刀已奉命兮拭目眦于門閭吳荒萌其已殖兮可信
顏于王廬圖往鏡來兮闕北在篇君名既泯沒兮後辟亦然屈平
濯德兮絜顯芬香句踐罪種兮越嗣不長重耳忽推兮六卿卒強
趙隕鳴犢兮秦人入疆樂毅奔趙兮燕亦是喪武安賜命兮昭已
不王蒙宗不幸兮長平顛荒范父乞身兮楚項不昌何爾生不先
後兮惟洪勳已遐邁服荔裳如朱紱兮騁鸞路于犇瀨歷蒼梧之
崇丘兮宗虞氏之俊乂臨眾瀆之神林兮東敕職于蓬碣祖聖道
而垂典兮褒忠孝已為珍既匡救而不得兮必殞命而後仁惟賈
傅其違指兮何楊生之欺真彼皇麟之高舉兮熙太清之悠悠臨
岷川已愴恨兮指丹海已為期

後漢梁竦傳
注引東觀記

梁扈

扈松子永元中為黃門侍郎歷位卿校尉永初中為長樂少府

遣從兄禮奏記三府

春秋之義母曰子貴漢家舊典崇貴母氏今梁貴人親育聖躬而

不蒙尊號求得申議

袁宏後漢紀十四
四後漢梁松傳

梁商

商字伯夏竦孫少曰外戚拜郎中遷黃門侍郎永建初襲父雍

爵乘氏侯遷侍中屯騎校尉陽嘉初曰后父加位特進拜執金

吾尋拜大將軍永和六年卒謚曰忠侯

招降匈奴表

匈奴寇畔自知罪極窮鳥困獸皆知救死況種類繁熾不可單盡

今轉運日增三軍疲苦虛內給外非中國之利竊見度遼將軍馬

續素有謀謨且典邊日久深曉兵要每得續書與臣策合宜令續

深溝高壁已恩信招降宣示購賞明其期約如此則醜類可服國

家無事矣

後漢南匈奴傳

上書辭增國土 陽嘉元年

祿命過厚受祖考多福又託日月末光已斗筭之材乘君子之器

懼有負乘之累不守歷世之榮誠不如舊制與左賢同科 袁宏後漢紀十

八陽嘉元年

上書讓屯騎校尉 永和三年

臣託椒房被蒙榮寵兼官二職非材可堪受寵戰慄驚懼惶惑不

遑寧處披露赤誠敢遂狂狷謹上屯騎校尉印綬 袁宏後漢紀十八

上書辭少子不疑為步兵校尉 永和四年

不疑童孺猥處成人之位是已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昔者晏平仲

辭鄴殿已守其富公儀休不愛魚食已定其位臣雖不才亦願固

福祿于聖世故敢布腹心觸罪歸誠 袁宏後漢紀十九

上書 袁宏後漢紀十九

猥復起超宿德 文選應璩與曹長思書注引東觀漢記

大四百一十三
小七十一

止逮捕張遠獄疏

永和四年袁宏紀作表

春秋之義功在元帥罪止首惡故賞不僭溢刑不淫濫五帝三王所已同致康乂也竊聞考故中常侍張遠等辭語多所牽及大獄一起無辜者眾死囚久繫纖微成大非所已順迎和氣平政成化也宜早訖竟已止逮捕之煩

後漢梁商傳又略見袁宏後漢紀十九

移書馬續等

中國安寧忘戰日久良騎野合交鋒接矢決勝當時戎狄之所長而中國之所短也疆弩乘城堅營固守已待其衰中國之所長而戎狄之所短也宜務先所長已觀其變設購開賞宣示反悔勿貪小功已亂大謀

後漢南匈奴傳

病篤敕子冀等

吾已不德享受多福生無已輔益朝廷死必耗費帑藏衣衾飯噲玉匣珠貝之屬何益朽骨百僚勞擾紛華道路祇增塵垢雖云禮

制亦有權時袁宏紀作但增塵垢我生平所不願雖有聖人之制亦有權時之宜方今邊境不盜盜

賊未息袁宏紀此下有朝廷用度常若不足豈宜重為國損氣絕之後載至冢舍即

時殯斂斂已時服皆已故衣無更裁制殯已開冢冢開即葬祭食

如存無用三牲孝子善述父志不宜違我言也後漢梁商傳又見袁宏後漢紀十九

篇末作上無損于國下從吾本意孝子善述人之志忠臣每事依先公必從吾言使魂神有知無恨于黃泉

梁冀

冀字伯卓商子初為黃門侍郎轉侍中虎賁中郎將越騎步兵

校尉執金吾永和初拜河南尹六年襲封乘氏侯拜大將軍及

順帝崩擅權歷冲帝質帝尋行弒立事延熹二年收徒封比景

鄉侯自殺

上書讓步兵校尉

列校之職上應天工下厭羣望實非愚臣所宜北堂書鈔六十一引東觀漢記

報朱穆書

如此僕亦無一可邪

後漢書
朱穆傳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漢文卷二十一終

全宋文卷之二十一

全宋文卷之二十一

全宋文卷之二十一

全宋文卷之二十一

全宋文卷之二十一

全宋文卷之二十一

全宋文卷之二十一

全宋文卷之二十一

全宋文卷之二十一

全宋文卷之二十一

全宋文卷之二十一

全宋文卷之二十一

全宋文卷之二十一

全宋文卷之二十一

全宋文卷之二十一

宋書

大七十六
小八

小六
大正百五十四

全後漢文卷二十三 謝泰山而薦北 烏程嚴可均校輯

田邑

邑字伯玉馮翊蓮勺人更始時為上黨太守建武初遣使歸誠

不即拜上黨太守後為漁陽太守未到官道病徵還為諫議大夫

病卒

報馮衍書

僕雖驚怯亦欲為人者也豈苟貪生而畏死哉曲戟在頸不易其

心誠僕志也聞者老母諸弟見執于軍而邑安然不顧者豈非重

其節乎若使人居天地壽如金石要長生而避死可也今百齡之

期未有能至老壯之間相去幾何誠使故朝尚在忠義可立雖老

親受戮妻兒橫分邑之願也聞者上黨黠賊大眾圍城義兵兩輩

入據井陘邑親潰敵圍拒擊宗正自試智勇非不能當誠知故朝

田邑

爲兵所害新帝司徒已定三輔隴西北地從風響應其事昭昭日月經天河海帶地不足已比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下存亡誠云命也邑雖沒身能如命何夫人道之本有恩有義義有所宜恩有所施君臣大義母子至恩今故主已亡義其誰爲老母拘執恩所當留而厲已貪權誘已策馬抑其利心必其不顧何其愚乎邑年三十歷位郡士性少嗜慾情厭事爲況今位尊身危財多命殆鄙人知之何疑君子君長敬通揭節垂組自相署立蓋仲由使門人爲臣而孔子譏其欺天君長據位兩州加已一郡而河東畔國兵不入彘上黨見圍不窺太谷宗正臨境莫之能援兵威屈辱國權日損三王背畔赤眉害主未見兼行倍道之赴昔墨翟累繭救宋申包胥重軆存楚衛女馳歸唁兄之志主亡一歲莫知定所虛冀妄言苟肆鄙塞未能事生安能事死未知爲臣焉知爲主豈厭爲臣子思爲君父乎欲搖泰山而蕩北海事敗身危要思邑言

後漢馮衍

傳

勸鮑永書

愚聞丈夫不釋故而改圖哲士不徼幸而出危今君長故主敗不能死新帝立不肯降擁眾而據壁欲襲六國之從與邑同事一朝內爲刎頸之盟興兵背畔攻取涅城破君長之國壞父母之鄉首難結怨輕弄凶器人心難知何意君長當爲此計昔者韓信將兵無敵天下功不世出略不再見威執項羽名出高帝不知天時就烹于漢知伯分國既有三晉欲大無已身死地分頭爲飲器君長銜命出征擁帶徒士上黨院不能救河東畔不能取朝有顛沛之憂國有分崩之禍上無仇牧之節下無不占之志天之所壞人不能支君長將兵不與韓信同日而論威行得眾不及智伯萬分之半不見天時不知厭足欲明人臣之義當先知故主之未然欲貪天下之利宜及新主之未爲今故主已敗新主旣成四海爲羅網

天下為敵人舉足遇害動搖觸患履深淵之薄冰不為嘍涉干鈞之發機不知懼何如其知也絕鮑氏之姓廢子都之業誦堯之言服桀之行悲夫命也張舒內行邪孽不遵孝友疏其父族外附妻黨已收三族將行其法能逃不自詣者舒也能夷舒宗者子也

馮衍傳注引東觀記

王元

元字惠孟杜陵人一云長陵人隗囂起兵已為大將軍囂死擁立隗純純降仕公孫述為將軍建武十一年來降拜上蔡令遷東平相坐墾田不實下獄死

說隗囂

昔更始西都四方響應天下喁喁謂之太平一旦敗壞大王幾無所厝今南有子陽北有文伯江湖海岱王公十數而欲牽儒生之說棄千乘之基羈旅危國已求萬全此循覆車之軌計之不可者

小六十六
大五百零五

也今天水完富士馬最彊北收西河上郡東收三輔之地案秦舊迹表裏山河元請曰一丸泥為大王東封函谷關此萬世一時也若計不及此且畜養士馬據隘自守曠日持久已待四方之變圖王不成其弊猶足已霸要之魚不可脫于淵神龍失勢即還與虻蚘同

後漢隗囂傳又見袁宏後漢紀
曰前半篇為後半其文亦小異

王遵

遵字子春霸陵人隗囂起兵已為明威將軍進大將軍建武七

萬年來歸拜太中大夫封向義侯

隗囂傳注引續漢書
作上維侯袁宏紀同明年持節

監吳漢軍

案後漢光武紀建武六年有敦煌太守王遵皆非即此
漢紀十一建初元年有敦煌太守王遵皆非即此

諫隗囂謀殺來歙

愚聞為國者慎器與名為家者畏怨重禍俱慎名器則下服其命輕用怨禍則家受其殃今將軍遣子質漢內懷它志名器逆矣外人

貴和而不任戰也春秋傳曰交兵通使可也何況承王命藉重質而犯之哉上不合于正義內不周于長利苟行盜賊之短策又何是非之能識加呂伯春委身已在闕庭而屠漢使此踐機試劔授刃于頸也君叔雖單車遠使而陛下之外兄也害之無損于漢而隨呂族滅昔宋執楚使遂有析骸易子之禍小國猶不可辱況于萬乘之主重呂伯春之命哉

袁宏後漢紀五
後漢來歙傳

喻牛邯書

遵與隗王歆盟為漢自經歷虎口踐履死地已十數矣于時周洛呂西無所統壹故為王策欲東收關中北取上郡進呂奉天人之用退呂懲外夷之亂數年之間冀聖漢復存當挈河隴奉舊都呂歸本朝生民呂來臣人之勢未有便于此時者也而王之將吏羣居穴處之徒人人抵掌欲為不善之計遵與孺卿日夜所爭害幾及身者豈一事哉前計抑絕後策不從所呂吟嘯扼腕垂涕登車

大五百零五
小九十六

蒙封拜得延論議每及西州之事未嘗敢忘孺卿之言今車駕
大眾已在道路吳耿驍將雲集四境而孺卿已奔離之卒拒要阨
當軍衝視其形勢何如哉夫智者觀危思變賢者泥而不滓是已
功名終申策畫復得故夷吾束縛而相齊黥布杖劍已歸漢去愚
就義功名竝著今孺卿當成敗之際遇嚴兵之鋒可爲怖慄宜斷
之心胸參之有識

後漢隗
囂傳

班彪

彪字叔皮扶風安陵人初依隗囂去依竇融爲大將軍從事及
隴蜀平隨融入洛舉司隸茂才除徐令已病免公府累辟輒去
後辟司徒王況府察廉除望都長建武三十年卒官有集五卷

覽海賦

余有事于淮浦覽滄海之茫茫悟仲尼之乘桴聊從容而遂行馳
鴻瀨已漂驚翼飛風而迴翔顧百川之分流煥爛熳已成章風波

薄其衷衷邈浩浩曰湯湯指日月曰爲表索方瀛與壺梁矚金瑤
曰爲闕次玉石而爲堂莫芝列于階路涌醴漸于中唐朱紫彩爛
明珠夜光松喬坐于東序王母處于西箱命韓眾與岐伯講神篇
而校靈章願結旅而自託因離世而高遊騁飛龍之駿駕歷八極
而迴周遂竦節而響應勿輕舉曰神浮遵霓霧之掩蕩登雲塗曰
凌厲乘虛風而體景超太清曰增逝麾天闔曰啟路闢閭闔而望
余通王謁于紫宮拜太一而受符

藝文類聚八

北征賦

余遭世之顛覆兮罹填塞之阨災舊室滅曰丘墟兮曾不得乎少
畱遂奮袂曰北征兮超絕迹而遠遊朝發軔于長都兮夕宿瓠谷
之玄宮歷雲門而反顧望通天之崇崇乘陵崗曰登降息郇邠之
邑鄉慕公劉之遺德及行葦之不傷彼何生之優渥我獨罹此百
殃故時會之變化兮非天命之靡常登赤須之長坂入義渠之舊

城忿戎王之淫狡穢宣后之失貞嘉秦昭之討賊赫斯怒曰北征
紛吾去此舊都兮駢遲遲曰歷茲遂舒節曰遠逝兮指安定曰爲
期涉長路之絲絲兮遠紆回曰繆旒過泥陽而太息兮悲祖廟之
不脩釋余馬于彭陽兮且弭節而自思日晡晡其將暮兮覩牛羊
之下來寤曠怨之傷情兮哀詩人之歎時越安定曰容與兮遵長
城之漫漫劇蒙公之疲民兮爲強秦乎築怨舍高亥之切憂兮事
蠻狄之遼患不耀德曰綏遠兮顧厚固而繕藩首身分而不寤兮猶
數功而辭譽何夫子之妄說兮孰云地脈而生殘登鄣隧而遙望
兮聊須臾曰婆娑閔獯鬻之猾夏兮弔尉卬于朝那從聖文之克
讓兮不勞師而幣加惠父兄于南越兮黜帝號于尉佗降几杖于
藩國兮折吳淠之逆邪惟太宗之蕩蕩兮豈曩秦之所圖躋高平
而周覽望山谷之嵯峨野蕭條曰莽蕩迴千里而無家風焱發曰
漂遙兮谷水灌曰揚波飛雲霧之杳杳涉積雪之皚皚雁邕邕曰

羣翔兮鷓鴣鳴
已濟濟遊子悲其故鄉
心愴恨已傷懷撫長劍而
慨息泣漣落而霑衣攬余涕
已於邑兮哀生民之多故夫
何陰曠之不陽兮嗟久失其
平度諒時運之所為兮永伊
鬱其誰愬亂曰
夫子固窮遊藝文兮樂已忘
憂惟聖賢兮達人從事有儀
則兮行止屈申與時息兮君
子履信無不居兮雖之蠻貊
何憂懼兮

文選
裁文

類聚二
十七

冀州賦

水經蕩水注裁文類
聚二十八作遊居賦

夫何事于冀州聊託公
已遊居歷九土而觀風亦
愆人之所虞遂發軔于京
洛臨孟津而北厲想尚甫
之威虞號蒼兕而明誓既
中流而歎息美周武之知
性謀人神已動作享烏魚
之瑞命瞻淇澳之園林善
綠竹之猗猗望常山之峩
峩登北嶽而高遊嘉孝武
之乾乾親飾躬于伯姬建
封禪于岱宗瘞玄玉于此
丘徧五嶽與四瀆觀滄海
已周流鄙臣恨不及事陪
後乘之下僚今匹馬之獨
征

豈斯樂之足娛且休精于傲邑聊卒歲曰須臾藝文類聚六又十八初學記八

漱余馬乎洹泉嗟西伯于曠城續漢郡國志一注

感鳧藻曰進樂兮文選顏延之秋胡詩注

過蕩陰而弔晉鄙責公子之不臣水經蕩水注

悼離騷

夫華植之有零茂故陰陽之度也聖哲之有窮達亦命之故也惟

達人進止得時行曰遂伸否則詘而坻蠖體龍蛇曰幽潛藝文類聚五十

八

復護羌校尉疏

今涼州部皆有降羌羌胡被髮左衽而與漢人雜處習俗既異言

語不通數為小吏黠人所見侵奪窮恚無聊故致反叛夫蠻夷寇

亂皆為此也舊制益州部置蠻夷騎都尉幽州部置領烏桓校尉

涼州部置護羌校尉皆持節領護理其怨結歲時循行問所疾苦

又數遣使譯通動靜使塞外羌夷爲吏耳目州郡因此可得做備

今宜復如舊曰明威防後漢西羌傳

上言宜復置烏桓校尉

烏桓天性輕黠好爲寇賊若久放縱而無總領者必復侵掠居人

但委主降掾史恐非所能制臣愚曰爲宜復置烏桓校尉誠有益

于附集省國家之邊慮後漢烏桓傳

上言選置東宮及諸王國官屬

孔子稱性相近習相遠也賈誼曰爲習與善人居不能無爲善猶

生長于齊不能無齊言也習與惡人居不能無惡猶生長于楚不

能無楚言也是曰聖人審所與居而戒慎所習昔成王之爲孺子

出則周公召公太史佚入則太顛閎夭南宮括散宜生左右前後

禮無違者故成王一日卽位天下曠然太平是曰春秋愛子教曰

義方不納于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詩云貽厥孫謀曰宴翼子言

大四百八十
小五十三

小四十四
大四百六十一

武王之謀遺子孫也漢興太宗使鼂錯導太子曰法術賈誼教梁
王曰詩書及至中宗亦令劉向王褒蕭望之周堪之徒曰文章儒
學保訓東宮已下莫不崇簡其人就成德器今皇太子諸王雖結
髮學問修習禮樂而傅相未置賢才官屬多闕舊典宜博選名儒
有威重明通政事者已為太子太傅東宮及諸王國備置官屬又
舊制太子食湯沐十縣設周衛交戟五日一朝因坐東箱省視膳
食其非朝日使僕中允旦旦請問而已明不媒黷廣其敬也

後漢班彪

傳

奏事

臣聞師曰太學明堂辟雍者禮樂之府詩書之林

北堂書鈔八十
三引班彪奏

上事

賜竽瑟箜篌

書鈔十九

元狩六年罷太尉置司馬時議曰北軍中候有千人司馬故加之

大司馬所呂別大小司馬之號

御覽二百九

軍中勅育示人臣謂效賦

可選師傅將相子孫有口行好學者呂備縫衣舍人

御覽六百九十

官吏二千石布襦羊裘呂白木杯飲食飾虛欲呂求名于譽

御覽七百

五十

九十日大學堂執事甄樂之術書之林

吏民葬埋有馬被毛鬣角蹄玫瑰宜皆呂法禁之

御覽八百九

奏議答北匈奴

之遺風

臣聞孝宣皇帝敕邊守尉曰匈奴大國多變詐交接得其情則却敵折衝應對入其數則反為輕欺今北匈奴見南單于來附懼謀其國故數乞和親又遠驅牛馬與漢合市重遣名王多所貢獻斯皆外示富強呂相欺誕也臣見其獻益重知其國益虛歸親愈數為懼愈多然今既未獲助南則亦不宜絕北羈縻之義禮無不答謂可頗加賞賜略與所獻相當明加曉告呂前世呼韓邪郅支行事報答之辭令必有適今立橐草并上曰單于不忘漢恩追念先

祖舊約欲修和親曰輔身安國計議甚高爲單于嘉之往者匈奴
數有乖亂呼韓邪郅支自相讎隙竝蒙孝宣皇帝垂恩救護故各
遣侍子稱藩保塞其後郅支忿戾自絕皇澤而呼韓附親忠孝彌
著及漢滅郅支遂保國傳嗣子孫相繼今南單于攜眾向南款塞
歸命自曰呼韓嫡長次第當立而侵奪失職猜疑相背數請兵將
歸埽北庭策謀紛紜無所不至惟念斯言不可獨聽又曰北單于
比年貢獻欲修和親故拒而未許將曰成單于忠孝之義漢秉威
信總率萬國日月所照皆爲臣妾殊俗百蠻義無親疏服順者褒
賞畔逆者誅罰善惡之效呼韓郅支是也今單于欲修和親款誠
已達何嫌而欲率西域諸國俱來獻見西域國屬匈奴與屬漢何
異單于數連兵亂國內虛耗貢物裁曰通禮何必獻馬裘今齋雜
繒五百匹弓韃韞丸一矢四發遣遺單于又賜獻馬左骨都侯右
谷蠡王雜繒各四百匹斬馬劍各一單于前言先帝時所賜呼韓

邪筭瑟空侯皆敗願復裁賜念單于國尚未安方厲武節曰戰攻

為務筭瑟之用不如良弓利劍故未曰齋朕不愛小物于單于便

宜所欲遣驛曰聞後漢南匈奴傳建武二十八年北匈奴復遣使詣闕更乞和親帝下三府議酬答之宜司徒掾

班彪

與京兆丞郭季通書

劉孟公藏器于身用心篤固實瑚璉之器宗廟之寶也

後漢蘇竟傳注引三

輔決錄注

與金昭卿書

遠在東垂吏道迫促

文選張華答何劭詩注

王命論

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厯數在爾躬舜亦曰命禹皋于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于湯武而有天下雖其遭遇異時禪代不同至于應天順民其揆一也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

放之世著乎春秋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始起沛澤則神母夜號曰
章赤帝之符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諒之德豐功厚利
積業之業然後精誠通于神明流澤加于生民故能爲鬼神所福
饗天下所歸往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得崛起在此位者也
世俗見高祖興于布衣不達其故曰爲適遭暴亂得奮其劍游說
之士至比天下于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曰智力
求也悲夫此世所曰多亂臣賊子者也若然者豈徒闇于天道哉
又不覩之于人事矣夫餓饉流隸飢寒道路思有裋褐之襲僦石
之畜所願不過一金然終于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況虐
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雖遭羅隄會竊
其權柄勇如信布彊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質亨醢分裂
又況么磨尚不及數子而欲闇奸天位者虐是故駑蹇之乘不騁
千里之塗燕雀之疇不奮六翮之用秦稅之材不荷棟梁之任斗

符之子不秉帝王之重易曰鼎折足覆公餗不勝其任也當秦之末豪桀共推陳嬰而王之嬰母止之曰自吾爲子家婦而世貧賤卒富貴不祥不如曰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曰盜王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之將興也是時陵爲漢將而母獲于楚有漢使來陵母見之謂曰願告吾子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劍而死曰固勉陵其後果定于漢陵爲宰相封侯夫曰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而全宗祀于無窮垂策書于春秋而況大丈夫之事序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二者帝王之分決矣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三曰神武有徵應四曰寬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之曰信誠好謀達于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從諫如順流趣時如嚮赴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

寤戍卒之言斷懷土之情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舉韓信于行
陳收陳平于亡命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略所已成帝
業也若乃靈瑞符應又可略聞矣初劉媪妊高祖而夢與神遇震
電晦冥有龍蛇之怪及其長而多靈有異于眾是呂王武感物而
折券呂公覩形而進女秦皇東游已厭其氣呂后望雲而知所處
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入關則五星聚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
力也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稽帝王之世運攷五者之所
謂取舍不厭斯位符瑞不同斯度而苟昧于權利越次妄據外不
量力內不知命則必喪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壽遇折足之凶伏鈇
鉞之誅英雄誠知覺悟畏若禍戒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
明分絕信布之覬覦距逐鹿之瞽說審神器之有授毋貪不可幾
爲二母之所笑則福祚流于子孫天祿其永終矣

漢書敘傳上文
選藝文類聚十

史記論

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史官已司典籍暨于諸侯國自有史故
孟子曰楚之檣杙晉之乘魯之春秋其事一也定哀之間魯君子
左丘明論集其文作左氏傳三十篇又撰異同號曰國語二十篇
由是乘檣杙之事遂闔而左氏國語獨章又有記錄黃帝已來至
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號曰世本一十五篇春秋之後七國竝
爭秦并諸侯則有戰國策三十三篇漢興定天下太中大夫陸賈
記錄時功作楚漢春秋九篇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馬遷採左氏國
語刪世本戰國策據楚漢列國時事上自黃帝下訖獲麟作本紀
世家列傳書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遷之所記從漢元至武
則已絕其功也至于採經摭傳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不如其
本務欲已多聞廣載爲功論議淺而不篤其論術學則崇黃老而
薄五經序貨殖則輕仁義而羞貧窮道游俠則賤守節而貴俗功
此其大敝傷道所已遇極刑之咎也然善述序事理辯而不華質

而不野文質相稱蓋良史之才也誠令遷依五經之法言同聖人之是非意亦庶幾矣夫百家之書猶可法也若左氏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太史公書今之所已知古後之所由觀前聖人之耳目也司馬遷序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卿士特起則曰列傳又進項羽陳涉而黜淮南衡山細意委曲條例不經若遷之著作採獲古今貫穿經傳至廣博也一人之精文重思煩故其書刊落不盡尚有盈辭多不齊一若序司馬相如舉郡縣著其字至蕭曹陳平之屬及董仲舒竝時之人不記其字或縣而不郡者蓋不暇也今此後篇慎覈其事整齊其文不爲世家唯紀傳而已傳曰殺史見極平易正直春秋之義也

後漢班彪傳又見袁宏後漢紀十三有刪節

歷代詩書所及世有史官已司典籍暨于諸侯國自有史官
 子曰楚之虞預晉之乘魯之春秋其事一也定哀之間魯君子
 左丘明論集其文作左氏傳三十篇又撰異同號曰國語二十篇
 曰魯曰楚史見赫平昆五直春秋之義也魯史見赫平昆五直春秋之義也
 蓋不辨也今世於亂辭覈其事整齊其文不似世案數錄而
 罕至蓋曹判平之風因董仲治並却之人不讀其字連練而不
 其書所載不盡尚存盛衰之不齊之善氣同風琳瑯舉將錄著其
 惡之善者判發古今貴察其辭至亂世也一人之辭文重思思姓
 限曰臨辭又並既既刺也而觀其南論由時意委曲糾罔不聲甚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圖策藝苑春秋太史公書今之謂曰古史之謂由時望人之
 之其非意亦烈然矣夫百宋之書能何去也其空天國語世本輝
 全後漢文卷二十三終史之不出始合藝苑五錄之書言同聖人

大二百九十五
 小一十九